

惜抱軒尺牘

惜抱軒尺牘目錄

與劉海峯先生

與人書四首

上禮親王

復法梧門

與朱石君

與謝蘊山

與汪稼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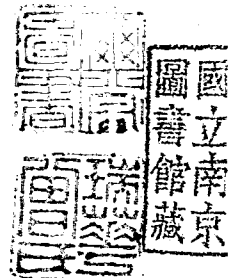
復趙邃樓

與記堂

與張小令

復孟蘭舟

惜抱軒尺牘目錄



與康茂園

與楊伯谿

與楊春圃

與王懷祖

與翁覃溪

與秦小峴

與魯山木

與吳山尊

復葉芸潭

復賈艮山
聲槐

與汪蕲林
桂

與董筱榘
桂敷

復周次立

與唐陶山 仲冕

與齊梅麓

與汪世兄 誦

與王惕甫 苕菴

與張惺齋 炯

答徐季雅

與張梧岡 法鳳

與魯齊之 桐光

與魯賓之 登

與譚蘭榭

與胡維君

與吳惠維

與吳敦和

與吳子方 孫莊

與張阮林

復馬兩研

與孔搗麩

與何季甄

與孔某 信夫之子

與周東屏

與周希甫 有聲

與何晚農蘭士

與鮑雙五

與劉明東

與管巽之

與陳約堂

與陳果堂

復陳鍾溪

與陳蓮舫 希爾

與陳碩士

與霞紆姪

與伯昂從姪孫

與石甫姪孫

與馬魯成甥

寄晚容閣四姑太太

惜翁遺囑

寄衡兒

惜抱軒尺牘 卷一

與劉海峯先生

久未啓候。昨得舍弟信來云。三老伯自歸家後。起居甚好。但不喜入城耳。城中誠無佳處。然縱陽亦頗塵囂。三老伯居之。果能適意邪。朝夕何以自給。聞在徽州時有足疾。今已愈未。鄉間亦復有可與共語者不。冀於老伯。忽忽不見。遂二十年。偶一念及。令人心驚。自少至今。懷沒世無稱之懼。朝暮自力。未甘廢棄。然不見老伯。孰與證其是非者。冀於文藝。天資學問。本皆不能逾人。所賴者。聞見親切。師法差真。然其較一心自得。不假門逕。邈然獨造者。淺深固相去遠矣。猶欲謹守家法。拒厥謬妄。冀世有英異之才。可因之承一綫未絕之緒。儼然以興。而流俗多持異論。自以爲是。不可與辨。此間聞言相信者。間有一二。又恨其天分不爲卓絕。未足上繼古人。振興衰敝。不知四海之內。終將有遇不邪。冀丙戌年春曾有兩字奉寄。并詩一冊。呈乞閱定者。前歲在武昌作奉懷詩并書。均未知達否。近作詩文頗多。聊錄數詩紙後。老伯可觀。冀才力進退也。老伯詩文集。中。愚見亦有數處欲相商者。此非面見不可詳悉。其本子款式雕刻俱不佳。他日有意

(南)

國立南京
圖書館藏

謀爲老伯另刻也。自家伯見背之後。竊無復意興。此閒尤無可戀。今年畧清身上負累。明年必歸。杖履無恙。從此長相從矣。因便略陳。不盡。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峯三老伯大人通家姪姚稟頓首。

用光所錄先生尺牘。皆歸田後札也。惟此爲官京師時書。其手蹟存伯昂編修處。用光以墨池堂帖一部易之。并禱入吾十卷中。茲取以冠篇首云。

與人書四首

久別甚思瞻近。又欲作一書少道懷慕。知先生方殫精力於延閣積卷之中。故未敢輕擾視聽也。邇惟與居萬福。稟里居以來。別無他狀。但有衰罷。加以中年哀樂之感最深。了無復舊時興趣矣。

曩以書局得與承教益。迄今追思。邇焉莫逮。其閒存忘聚散之感多矣。先生以華國之才。任千秋之絕業。六七年內。績以有成。異世且欣慕之。况嘗共几研者乎。書成必刻總目。不知今歲內便可刻成否。尙能以一本惠寄邪。稟日歸來。罷病日侵。高談無所與陳。閉門卻掃。作說經文字可數十首。分爲六七卷。不知異時校閱者。當以附之鈔錄內乎。

揮第與存目也。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今姑以爲自娛可耳。想與曉嵐魚門諸先生談讌極歡。時必念及愚鄙。然瞻近之期。殆終無日。昨竹君先生過淮。兼已歸里。竟爾不遇。唯嘗與石君先生小語須臾耳。

久別甚相念。聞再侍承明。銓敍七略。仍見朝廷委任之重。豈以俗情論其崇晉哉。惟與居何似。薰病伏里中。恐便無緣瞻對左右矣。瞻結何已。

在揚州甃得瞻對。候又歷三年矣。侍郎方以名德爲喉舌之司。負端揆之望。陞伏閭里者。與被鈞陶之益。則誠有之。奉侍左右。則固無緣也。企首星辰。惟增懷切。漸寒惟臺候萬福。

此四札用光己未春謁先生于里第。留居桐城一月。從書堆中檢得稿紙。錄歸篋內。丙寅丁卯之間。從京師鈔寄江甯。間係寄誰之札。先生批示云。此皆不能記憶與誰。前二札當是與曉嵐耳。山三札似是與覃谿。四札則磐陀居士也。

上禮親王

十二月朔日。姚鼐謹奉啓禮親王殿下。前承賜令。俾撰先恭王家傳。聞命震赧。不知所

對。伏念恭王盛德茂行。勤篤學問。逮於耄耋。蓋兼有東平河間之懿美。如鼂者豈嘗具
斑范史才。足以發揚其蘊者哉。顧念菲薄。承先生眷顧。以古誼相期許。銘勒心腑。沒世
不忘。茲值殿下繼體述業。苟不稍竭區區愚鄙之衷。亦無以追報知遇。近副孝思。是以
就所管窺。勉自濡翰。經閱旬時。再三竄定。倘成一篇。紀述無虛愧之辭。則誠然矣。至於
文章劣弱。掄揚疏漏。固知其不免也。謹繕稿錄呈觀覽。其當不祈殿下更賜教焉。漸屆
改歲。惟起居增履萬福。瞻想邸階。無任馳結。姚鼐謹啓。

復法梧門

竊自乙未出都門。屏迹江津。廿餘年矣。此廿餘年中。海內賢士大夫。升名于朝。翱翔儒
館者。莫非私心所欣慕。而道里睽隔。闕於通候。亦其勢使然也。去冬乃蒙老先生不遺
幽遐。遠辱賜問。兼示大作。今歲小兒持衡自瀾寄來。展誦之餘。仰見詞意謙摯。其所眷
顧於野人者厚矣。顧媿見期者非所任耳。老先生才望之宏。既卓然爲當時之冠。至尊
作所論李長沙進退之義。用意忠厚。文亦斐然。加以攷辨古今。託情深遠。使人讀之。如
相從杖履于畏吾大慧之間。有風流佳勝之慕。謹當藏弄篋笥。時取雜誦。以當晤對。詩

竊圖極欲撰數語題識以附名諸公之末。但衰年才盡。急迫便無一字。俟稍遲撰更寄。竊今歲尙赴鍾山書院。而持衡則游瀚未還也。此奉復并候近祉。不具。

承賜書。具審近祉。久未奉啓。去歲在江寧。求得存素堂集一部。讀之累日。如接談笑矣。高識雅韻。因此畧瞻。欣佩欣佩。纂集唐文。必已就其概。竊素不能究心金石之學。無以仰助。想翁覃溪錢辛楣謝蘊山數先生金石記。當在鄰架矣。似此外可搜求者。如嚴子靜江寧金石記之類。必尙有人。竊聞見不廣。不能多數耳。拙集似已上呈。茲寄法帖題跋試帖二種。餘不具。

與朱石君

去歲秋闈。先生以奉使渡江。敝鄉羣士。以謂此數十年未見之使者。旣而榜發。果獲數十年未有之人才。此誠天下之慶。非獨閣下之慶也。其閒竊有外甥馬宗理。素隨竊讀書。乃以經義得旨。倖從諸俊之列。而出大賢之門。則又非獨爲此甥幸。而竊亦竊以自喜矣。浙江學使。東臯先生之後。閣下繼之。越民久况瘁矣。而越士得師。意者羸絀之數。天道固應爾邪。春寒伏惟萬福。邗江舟中奉侍以來。奄已十載。與先生年皆幾六十。尙

有瞻對之日與否。誠未可知。冀以衰罷之餘。篤信釋氏。佞佛媚道。當與先生各任其一邪。聊奉聞以發一笑。朝夕幸爲時保重不宣。

正月廿二日姚冀謹再拜奉書盤陀先生尙書閣下。新年伏惟台候萬福。去歲車騎過桐城。冀適往鄉邨。有闕瞻送。遂令此生更無侍教之日。良以爲歉。先生德望日隆。精神日茂。當卒成弼亮之功。以慰四海之願。則跽伏草澤者。自無不與被蟒蟻。此私心所仰企者也。至冀蒲柳之姿。衰羸益甚。僅未臥茵榻耳。有志學道。終無了解。遠對先生。但有媿赧。敝門人新城陳用光。本閣下道家子也。其人學爲古文。已得塗轍。極其所至。足以追配前賢。而行誼學識。端正有規矩。此尤今日才士之所難者。閣下留意人材。必不能掩水鏡之鑒。冀聊爲先言之。公當察其不欺耳。春寒猶厲。肅請近安。統惟鑒照。不具。

與謝蘊山

連侍日長。相去道遠。舊冬車蓋來臨敝郡。瞻望所隔。百二十里耳。各以事係。接對無緣。豈勝悵也。承手書注存。謝謝。新年伏惟興居萬福。西魏書雖未獲捧讀。然其言眞天下萬世之公論。三長之中。已見其識矣。序例極爲允協。命冀序首。殊非所任。附名其間。則

又所甚願。但冀甫度禳織。神志猶耗。欲俟精神少佳。時執筆。且俟尊刻已成。一展誦卒業可也。維君來貴省。覓館。冀甚憂其後時。惟冀方多方助之。士信于知己。固不可以冀於今日之常流耳。冀二月底當赴金陵。賤狀備細。維君可爲悉陳左右也。春寒未解。惟慎護。不具。

去歲甞得瞻對。未罄積忱。旋聞顯授。無任欣忭。宏才膺負。物望久矣。小屈大伸。此天道之宜。而秉節河壖。俾侍等仰望旌麾。相去伊邇。又私心之所尤快者也。頃承手教。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荷珍賜茗墨。祇領嘉誼。感荷曷任。大著西魏書。祈留侍處。捧讀旬時。序文容盡譴陋。撰成呈誨。久陰霉濕。伏惟慎護。謹復。不具。

夏初一書。附使者上呈。必已達矣。秋初餘暑未退。惟起居萬福。大著西魏書。敬讀一過。意有所見。妄以記之簡端。伏聽裁定。承命作序。已就便冠良史之首。惶悚惶悚。至于書中誤字。不可勝校。冀隨以朱筆改定者。恐不過十之二三耳。尙須更命人一番細校也。胡生維君。在楚中甚爲章實齋所苦。餘人多去之。維君勉留。以終其事。秋冬之間。或來鈴閣。未可知也。計此時其書亦嚮成矣。若今冬不來。必于明春爾。公事勤勩之餘。伏惟

慎護。奉候。不具。

去冬接讀手諭。兼荷多儀甚厚。祇領感愧。欲作一書奉謝。苦山城無便。遂至於今。彌以爲媿也。即日惟興居萬福。大集留窳處甚久。得以反復捧誦。大抵不專尊一家之美。總以真至清矯爲貴。此自昔賢最高之格也。便執筆以閱蘇黃杜韓之法閱之。圈出以識所尤愛誦者。不敢以多而成泛也。謹繳呈。不知當不擬一序并繳呈。未知堪用不。才弱恐不能盡發揮鴻章勝處。然似亦畧狀其髣髴矣。明德鉅才。以當卓薦之典。真爲無忝。天下得賢者而登用之。亦草茅淺鋤之閒。所爲額手自慶者也。想入覲期近。若遽擢任異省。則接侍或遂至難期矣。遙瞻祝頌之中。又增別離之感。謹此啓賀。併達愚悃。統惟鑒照。不宣。

睽離甚久。馳慕甚切。相距不過三百里耳。而無由一奉教言。良爲悵也。即日伏惟興居萬福。侍居此賤狀如昔。犬子賦質薄而復無學問。秋闈真是偶幸耳。手簡見賀。彌增媿悚。此兒塲後令其歸里。今見令復來省。而亦尙未到也。胡生又黜。良爲可惜。前伊書云。十五日回桐城。今當已決去邪。此閒與方坳堂觀察往來甚頻。十日內伊當還濟南。亦

可重侍函丈矣。其近况乃艱窘太甚。舟中被火。尤爲无妄之层已。政事之暇。必有著述。不知尙容一捧讀否。西魏書已付劄牘成邪。京洛舊游。不勝聚散存亡之感。春閒爲劫。堂題其硃卷册。大有不勝情者。伊舟過淮陰時。必望師席也。

與汪稼門

曩在京師。幸得接晤。泊後睽隔奄忽。已十餘年。側聞六兄以儒者臨民。有應世之才。而無循俗之累。清操卓行。名昭海內。眞吾黨之光華也。弟嬾不作書。關於通候。迄旌節臨江。接鄰鄉里。亦不及申賀。但有欽仰而已。弟本居皖中。去秋因遘遭閔恤。乃辭去省城。今歲爲新安守。延主紫陽。秋初歸里。昨章淮樹觀察語以閔撫臺有邀主鍾山之意。弟頗畏欽中山險。若明歲來江寧。於情較便。設閔公論及。可以鄙意。尤就告耳。舍親汪舜廷之子字峴南。少年美才。其家自舜廷逝後。家執漸頽。今須求作館以供餽粥矣。以六兄篤念舊交。必加存恤。故特遠投鈴閣。其才辦理書寫。及州縣雜事。皆堪勝任。乞賜齒芬。令有棲託。以濟困而已。至弟里居近狀。峴南可以詳陳。茲附候近狀。不具。

別來倏忽經年。遙想起居。日增勝也。聞駕將以公事來江寧。旋因督府往淮。遂不得至。

致疏接對。甚悵。此閒傳誦賢政數端。令人聞之欣快。非所謂似君須向古人求者邪。茲因敝迪家郭生塵歸。便附候左右。郭生吳江人。少年英才而貧甚。謀館以養親。文藝詩篇書法皆佳。授徒書稟代筆皆勝任。思吾兄同鄉人。難於吹噓。而此等亦不可不置藥囊。以備索取。故輒敢奉聞。天久不雨。聞里中亦未插早秧也。天氣涼燥驟更。惟慎護。不具。

奉別條經兩月。遙想入覲天光。嘉謨敷奏。必獲霽顏稱善。自此受知益深。委任益重矣。欣賀欣賀。旌旆計當南返。暑熱方甚。惟動靜增福。弟此閒一切如恆。有一舍弟字嶺香。原在江皖香方伯處寫摺。最能於鞍馬勞劇之時。展紙作楷書。頗爲工整。今嫌其去家太遠。欲覓南幕。吾兄藩臬之來甚速。此亦藥籠應備之材。故以奉聞。假令日下有人向尊處求人。以之應索。亦可不辱吹噓也。茲因其行。便附候。餘不具。

中秋前得賜書。知旌旆旋吳已兩月矣。起居佳勝。良爲欣忭。若弟自別後。則衰病時作矣。嶺香弟承吹噓。謝謝。實一不知人都未。又聞有署篆之事。然邪。命作老伯文序。草成殊不能佳。亦如教以薄紙作拙書。以備鐫刻。但不識堪用不耳。月初已遣兒輩還里。弟

須待制軍。大約十月當去矣。寧世之事定未。近可以歸去邪。抑尙有擔閣邪。率候。餘不具。

月內得手諭。具審與居萬福。又捧讀登岱大作。良爲閤密。聊竭陋思。奉題一首呈教。可發一嘖也。張方伯延師課子。不能久待。理固宜然。今將其與胡君關盟繳還。尊意仍欲爲胡君留心吹薦。此真扶翼盛心。雖冀亦爲之感佩矣。邑中近無他事。但嫌米價增長耳。賊狀一切如故。衡兒已隨周東屏學使入都。差愈於孤行作客矣。獻歲行至。仰惟增祐。餘不多及。

初八日一書。附東浦方伯處上寄。必已達左右。弟決於明日登舟歸矣。兒子硃卷謹寄呈閱。更希有以誨之。程二哥太夫人與其昆仲合議爲之贖告。誠爲佳事。伊現赴吳中遞呈詞。至於力爲轉移其間。俾之得遂承親之志。此在乎仁人錫類之盛心。非第謂鄉情而已。附候。不具。

春初在里。得聞六兄大人晉擢藩司。慶快無已。聖主用賢。惟恐不速。鴻才清節。獲此亦誠爲分中。而光及鄉閭。歡殷交友。則真一時之盛事矣。弟舟行迂緩。三月半始抵金陵。

而旌麾已赴都下。計今面聖已畢。當過赴關中。一切興居倍增萬福。登岱鉅什。乃以鄙作附刻其後。接閱惟增媿耳。所諭胡冠海館事。極承厚意。今冠海已至蘇州。必當與張方伯相見矣。南中久雨傷麥。桐城亦不免此患。聞治室龍山。尚有頭緒。但不知連字之約。弟能果此緣不邪。此後瞻企日遠。馳溯維深。千萬慎護。以副海內之仰。率賀併候。餘不備及。

灑陽陳令回江南。攜至賜函。兼拜帽簷雨纓嘉惠。敬謝敬謝。陳令言及甘肅吏民頽戴之深。惟恐使君之或去。而此時已有移兩湖之信。在吾兄承九重委任之意愈隆。然使兩湖騰歡。而甘肅懷悵矣。不知此時先陛見而後南來耶。抑速赴新任耶。弟託居江甯。諸如故狀。惟左目昏眊。作字較難。此老態之增。亦無可奈何事也。里中雨足時豐。米價已賤。良足欣慶矣。茲特肅候。并賀新喜。馳金不具。

震澤使人至。得惠書。敬審近祉。欣慰。所齎四百金收到。弟擬十日歸家辦理此事。稍有頭緒。便當馳復。想以仁賢之意。見許於神明。默佑所加。雖愚蒙必有啓發耳。弟前此數日。游寶華山。書至正游屐還時。故錄山中一詩呈教。亦當須臾晤對也。來年若旌旆

尙在杭州。當以奉謁之餘。便游西湖矣。漸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前在里中。曾作一書。附吳庶常。攜往南昌。未知曾達覽不。來江寧後。聞旬宣閩中。欣慶榮進者。猶鄉曲之私情。而爲海疆吏治。剌敵之後。始快得人者。則天下之公論也。上月接讀在南昌所賜書。具審福履。又得惠寄先賢遺象。雕鐫精妙。增起瞻敬。而以陋筆與一時賢哲題識。併入貞珉。則至所媿赧耳。駕幸閩時。鐵松已發未。尙得與一晤邪。弟近狀如昔。但右臂微痛。作書小不便耳。樊川先生安措事。尙未得辦妥。須今冬歸時定之。方觀察諸公。果能相助。所謂多多益善者已。不能亦固當就所有了辦之耳。暑熱肅候。併賀。餘不具。

前得春間惠書。及諸珍刻。比得擢閩藩之信。以謂旌旆已移入閩矣。故作復書。徑寄福州。其函必留於田撫署內也。頃又獲賜諭。并寄到都昌助味書堂之百金。收訖。想陞覲之後。開府之命。必近在日月閒矣。不審駕且以何日至閩耶。弟秋來病滯下。數日適愈耳。而此初三日遭賊。偷篋中二百餘金俱去。都昌此項。幸遲五日至。早則與之同失矣。今歲小旱。而秋初雨甚佳。邑中尙爲有年。此極可喜。珍重千萬。不具。

去歲在江甯。聞被實授中丞之命。眞爲閭里之光華。慶忭無已。新正以來。伏惟起居萬福。弟去冬歸里。正當江津人有戒心之時。幸布帆無恙。戚友差爲之慶。臘月朔得一孫。今賤狀一切如故。二月杪。又將渡江東矣。惟爲樊川先生營葬事尙未成。吾所欲者。業主不售。或業主肯售。而吾意以爲不堪用。遂轉致滯閣。覺此事轉辦轉難矣。其費爲之營放。頗有增益。然不敢以此爲卸責之道也。邑中雨雪應時。米價自去年來已賤。今當更獲豐稔矣。特此申候。餘容續聞。不具。

聚居晨夕。快挾情素。實慰平生。加以贈遺之優渥。重以佳城之欣賞。自念此數日間。亦何多幸乎。九經說及辟穀方。已附與人呈上。茲值令孫合巹嘉禮。謹具薄物。稍達稱賀之意。伏惟晒存。旌旆過發。必在二三月內。恨不能更來瞻送。卜鄰結好。各存心諾。不知異日天果能爲成此願乎。嚴寒途次。惟珍重千萬。餘容續陳。不具。

新年惟起居萬福。計旌麾當于元宵閒抵治所。塗閒必皆晴霽。至後則雨雪潤麥。以慰恤民之思。爲兩快矣。弟擬此初十後赴皖。賤狀尙如故態。故鄉雪後。米價乃減。今春差可以無患。舍弟隱瑜。本以副貢就職於直隸。遭艱歸里。無以自存。度嶺欲覓一館地。其

人學問極佳。舍筆硯而就吏事。可謂去長而用短。今瞻趨閣下。乞賜噓薦。得一書院。使之自資。以訓諸生。亦良爲勝任也。第一冬止讀宋儒書。近士大夫侈言漢學。只是考證一事耳。考證固不可廢。然安得與宋大儒所得者并論。世之君子。欲以該博取名。遂敢于輕蔑閩洛。此當今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也。閣下任世道人心之責。故亦不敢不以奉聞。溟海波平。吏民從化。遙望額慶。春寒惟珍重。肅候并達愚悃。統惟鑒照。不宣。數月來啓侯疏闊。但聞屬吏往來。頌述仁政。而慶台候之增福而已。承賜手書。并頒珍果。無任欣荷。竄足迹一至吳。而在秋深時。無楊梅矣。今乃生平第一次嘗食也。示荒政輯要。用意精詳。非特一時戴恩。且令異世被其利。而今歲麥收大稔。早禾之豐。亦大有兆。願年年大有。此書乃備而不用。則尤快矣。節下仁慈之志。或竟可以感神明而致此乎。竄居此牖平安。而家內子婦輩不樂遷居。卜宅之計。不能決也。冬閒須自反里更議之耳。一書乃竄與常熟蘇世兄者。內有爲敝同年蘇公去疾墓志。乞寄與令親家張諱敦均家轉致。必不失矣。暑濕日甚。伏惟珍攝。謹復。并謝。不具。

累月有疏啟候。聞閣下頃蒙聖恩。以大司空內召。以天下共推之名賢。當熙朝正卿之

重任。於理誠爲應得矣。而以鄉曲私情言之。則又倍爲欣慶。又仰度閣下受知旣盛。許國彌殷。無復萌暇逸之志。而吾鄉自何文端以來。居極品者。率得懸車數年。垂休田里。假令閣下復得繼前輩之盛事。於毗佐成烈之餘。計其年歲。恐當在十年之外。而龜朽敵之軀。恐不能待而見之矣。以此歡忭之下。更復悵悵耳。想旌旆過發在卽。而龜亦擬于十月內還家。肅此馳賀。併候不具。

去冬遠承厚情。比作書復謝。并呈兩杯兩畫。而世兄已赴楚省。侍此書。尊府想續寄到也。即日涼初。惟起居萬福。龜今春不免再至江甯。近雖衰敝。而不至大困。擬更過歲。俟明秋鹿鳴宴後。乃歸去也。秋來四方豐收。米價平減。此極可慶快。反惜吾鄉獨不免傷於秋旱耳。茲因舍姪長煦趨謁鈴閣。附請台安。不具。

五月承惠兩書。俱至。知起居佳勝。但見推過甚爲媿耳。龜自七月得瘧疾。至今未愈。不能食。恐不可痊。所命銘。固不能矣。此刻神氣略清。故草此奉寄。攝山一會。葆巖年最少而已。龜最老。豈能存乎。奉寄椰子朝珠一盤。聊申遠念。不知此後尙能有書與公不也。珍重爲國。率候不具。

復趙籛樓

閣下在士林有文章之華。立朝有端人正士之望。昔者聞名而欣慕久矣。頃閣下持節嶺南。相去益遠。末由瞻接。顧於前月。惠承賜書。遠問。又以錢南園銀臺之舊誼。執禮謙甚。愚鄙當之。彌以爲媿也。世之以科名仕宦者。每視隆替生死爲情之厚薄。獨閣下篤念師友。終始之誼如此。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竊以追思南園。能無慨歎乎。竊類年久處金陵。衰耄極甚。才本非工爲文。加以精氣耗竭。四方君子。以文字見命者。率辭謝弗能。顧感閣下之高誼。遠懷。勉期鶩罷。爲尊贈大夫撰墓表一篇。謗陋自慙。錄本奉寄。閱之不審。遂堪以鐫石不。書來云。拙箸九經說詩文集已登鄴架。今更寄三傳補注法帖題跋二種。又南園詩序一篇。未入刻者。并鈔呈覽。統惟照察。此復。

與旣堂 似是沈名業富記查

別後伏惟萬福。計塵蓋今必已至河東。仁澤所流。與春雨同潤矣。安徽持節諸使。盡移山西。使人怨晉絳之民。何獨奪我賢使君邪。而吾輩文字談讌。遂至邈絕。此又不足論矣。侍近狀如故。頃已至書院。居此三年。略無人才之望。豈所謂魯雞不能伏鷓卵者乎。

侍去歲歸里後。營卜葬地。竟得一可用之處。此最爲可喜。今年歲陰可以了此大事矣。二家兄京陞之後。家中遂大艱窘。無以爲策。今八舍弟對元。舍諸生之業。而出門覓館。他事亦非所堪任。惟當覓一鹽務外事。是以遠趨旌節。祈賜齒芬。此於公事自無相干涉也。朝夕惟慎護。臨啓瞻企。不宣。

與張小令

不見殆二十年。雖未奉書。固時相念也。昨聞榮擢冀寧觀察。欣忭不可爲喻。朽敝欲盡之年。意可猶見閣下杖節開府之盛事乎。卽日惟起居增福。去月承爲寄孟銀臺書。今作復函。亦煩爲轉寄。竊衰病漸甚。今仍在此閒過歲。欲明歲鹿鳴後乃歸去也。茲特奉賀。并懇餘不具。

復孟蘭舟

竊自出都門。與吾兄天涯相望。遂數十年。忽得賜書。知歸里後起居安適。欣忭之情。殆無以爲喻。同年海內僅有數人。去歲張慕青來江甯。送子入塲。始得一見。與吾兄睽隔之路尤遠。此生能復對晤乎。得常通書。亦一快矣。竊行步尙如故。口中落一齒。目已昏

然。尙能作此手書。惟時有脾疾。飲食少耳。以明年八十尙可度。過此則難知矣。三子四孫。今年輩大約在江甯過冬也。知相念。故以詳告。所命爲年曾祖墓表。已撰一篇。今封寄。似可用以上石。更酌之。承惠銀幣過厚。祇領愧謝。有便希更賜書。特此奉復。併候不具。

與康茂園

涼秋惟起居萬福。前承賜書。令撰晉乘蒐略序。鄙陋安能以文冠大著。慙悚未敢遽下筆。又以鄉試親友來者紛如。幾無須臾之暇。今因諸人入闈。乃屬筆草一序文。殊不足以發揮閣下之盛美。聊以盡區區之意而已。今錄稿上呈。不識便堪用不。幸誨示之。賤狀尙猶如昔者。被恩加品。入與鹿鳴宴。衰毫無狀。荷榮增赧。今坐俟此盛典矣。率候并復。餘不具。

與楊伯谿

前在江甯。幸承明劄。別來企仰無已。初雪嚴寒。伏惟起居萬福。至於愍念民瘼。勤勞綏撫。誠仁人君子之用心。所願盡瘁之餘。稍存攝養。以慰仰戴者之望。冀歸來兩月。日增

衰歛。目視彌昏。畏寒自閉一室如繭裏矣。承賜書。揄揚過重。但有愧赧。豈虛薄所能任邪。治亭先生聞尙留淮陰。不知河防竟得上策否。今日任事者所處之難。殆天意欲以勵大賢乎。令弟春圃先生想在官舍。同履麻社。相念不另書。率此申候。不具。

前月聞榮晉越臬。此海內士林所同心仰望者也。其可欣快。亦何待言。愚鄙之心。稍嫌旌飾之遠。此後瞻企之願。恐遂不能復得。又以江南時事煩棘。有過於越。移節杭秀之間。總領湖山之美。此又私衷所竊爲閣下慶忭者也。昨得賜書。過承推許。愧赧愧赧。賤狀如故。今冬尙留此度歲。遙想入覲事畢。車蓋南還。亦將莅越矣。令弟三哥固當敘姜被之溫。而亦有別友之悵。固天下勢不兩全者也。附此上候。目昏。草草作書。勿罪勿罪。使至得賜書。伏審萬福。夏序尙未甚熱。遙想政事之暇。俯仰湖山。良增清豫也。冀近衰憊已甚。正思引去。承諭於此。閒再留數載。豈所任哉。邇以目昏。都不能讀書。終日默坐而已。草草略報。馳企不盡。

與楊春圃

自送別後。甚切馳想。良以同心之難遇也。得書略悉近祉。想佳日時造湖上。但恐不能

夜游耳。兼近體弊目昏。大不及去年相見時。正如就夕之日。其行乃彌速也。下年便棄去。庶歸骨於故山耳。與三兄恐無見日。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賢豪。相遇於空寂光中。亦不必以長別離爲憾矣。吾兄以謂然乎。昏眊作書。草草勿罪。

別來遂經許時。極深企想。得惠書。具審清勝。欣慰欣慰。厚意相念。乃遠荷損金見寄。殊爲愧也。賤體雖行步飲食。而神明之憊甚矣。又聞見所及。時忽忽不樂。又絕少可共語者。目今江南頗憂久旱。聞江西乃憂水潦。安得少均之兩濟乎。令兄柏谿先生必佳好。兼目昏。非素紙不能書。故更不奉啟。想今秋巖中丞至。其明果於公事。相商必更易了也。暑熱惟珍重千萬。草復。併寄墨兩小匣。硃四定。皆零殘不成匣。借一墨匣盛之。以供磨丹注經。卻殊便於用耳。以上原卷一

惜抱軒尺牘 卷二

與王懷祖

累年未通啓候。但遙相念。時有都門人來。詢知佳勝而已。兼頻歲居江甯。此地巨都。而所對人物。乃與下縣荒邨不異。良可慨息。聞世兄乃能繼武家學。使人欣快無已。不知

先生近日常相接談論者。復是誰邪。敝門人陳用光。江西新城人。其人篤學好古。作文已入門徑。是後來佳士。茲入都鄉試。因慕仰瞻謁階墀。必蒙鑒知。非庸士也。竊九經說三傳補注刻本新就。卽附呈教。竊欲破門戶偏黨之見。遂不免以臆爲斷。恐當獲罪于海內學者。先生試評論其謬妄。竊必不敢專執自是也。寒初惟珍重。不具。

與翁覃溪

自於敝縣東門外瞻接後。幾相隔十年。啓候疏闊。殊拘愆媿。惟於北來相識者。詢悉體中佳勝如昔。以爲深慰而已。竊昔在館中。見宋元人所注經卷帙甚大。而其間足存之解。或僅一二條而已。意以爲何須爲是繁邪。故愚見有所論。但專記之。如是歷年所記。每經多者數十條。少則數條而已。謂之私說。不敢謂之注。至於三傳校諸經稍輕。乃名曰補注。分成兩書。今年諸門徒遂取以刊版。竊固知其不免謬妄。今各以一部上呈几下。不知亦堪以一二條之當見取者乎。矧門人陳用光。新城人。先生曩爲作詩之二魯。其中表也。其學略相近。而用光古文。已入門徑。固當勝於二魯矣。近日後輩才俊之士。講考證者猶有人。而學古文者最少。今陳生入都。瞻謁階墀。當必蒙異視而致益之也。

曩者都中文酒之會。故人死。畧盡。在京獨閣下。爲靈光碩果。士流趨仰。而好賢愛士之盛心。又出於天性。故冀輒敢以此告之左右耳。附候起居。不具。

與秦小峴

辱手示。甚慰闊懷。欣抃欣忭。閣下辭外藩而得京尹。既可奮雋張之閎績。不若外吏之憂牽制。又且都中故舊。時得過從。亦可喜也。冀學卑文陋。加復衰罷。偶有撰述。亦何足云。見許過重。彌以媿赧。海內英傑。彫落殆盡。後生繼起。更苦稀少。冀居此地。不能有益於諸生。良可歉愧。惟君無子。所論誠然。其所欲撰述。卒有志未成。將自是薶沒。豈非大恨哉。秋涼。惟增福。率候。幸珍重。不具。

與魯山木

去歲聞奉諱。遽居。道遠未及申唁。未知卽日成阡。畢未。伏惟朝夕自愛。令甥碩士至。承賜書。具荷相望之意。賢郎姪過金陵時。弟尙未至。故不得見。見碩士。則愛之如吾骨肉矣。往時斂縣前輩。文學頗盛于天下。近乃衰歇。無復有志之士。獨新城英俊鵠起。彌衆且賢。良由先生導之於前。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理固不虛。然亦天意欲留此道一綫之

傳於新城矣。碩士言先生頗年精意於心性之學。此尤可敬服。士必如此。乃是爲己。不然。文如昌黎。學如鄭康成。不免猶是爲人也。終制後以能不出爲佳。近觀世路。風波尤惡。雖巧宦者或不免顛躓。而況吾曹邪。冀今歲尤衰。左臂筋酸痛。至逾半年不得愈。相見無期。遠望悵悵而已。暑熱。幸慎護。不具。

與吳山尊

闊別如許年。未奉一書。但聞登朝侍從。欣忭而已。頃荷手書見問。併知近佳。欣慰欣慰。見寄兩文。當今才子。可云無忝。宇宙高才。爾來陵替盡矣。得閣下輩振興其間。主持風雅。當使朝廷爲之增色。況同學輩乎。冀筆力最弱。素不工書。但以與故人見千里面目。則可矣。所命書岐亭詩。僅書一首。以稱尊意。不敢與當世名書家并。千祈勿以入石也。鍾山書院諸生作時文。差可觀者。固尚有人。若作詩則梅總憲一曾孫名曾蔭者爲佳。作古文則有管同者爲佳。此二人年僅二十餘。若年進學登爲後來之雋矣。承采問盛心。故以奉告。所要鄙著詩文集。今俱以一部奉寄。此事要當聽之後世公論。今之故人相愛者。雖以見許。安敢信乎。冀自去夏來此。都未回里。欲買宅竟未得成。衡兒今當江

浦一小書院。每歲百金。取其爲不爭之地而已。率復。兼候。就餘紙作書。不恭。勿罪。

復葉芸潭

前承寄示尊大人方伯公集。及閣下自著詩集。奉讀欣躍。已不啻百朋之錫矣。旋得惠書。過蒙見推之重。執禮之謙。見之彌增悚赧也。閣下清才敏學。詩有天然之秀色。有攬古之備美。宜爲詩人之傑。昏耄如蘖。正當遠避。豈特讓出一頭地之謂哉。以欽愛賢哲之忱。加以平生羣紀之誼。固願一瞻清光。而耄耄之齡。三千里之隔。何可得親。幸聞建立功名。聲稱遠邇。以增快慰而已。目昏作書甚難。草草奉復。惟慎護。不具。

復賈艮山 聲槐

蘖庸材淺識。病居江介。與中朝士大夫聲氣不相屬久矣。閣下英資篤學。奮起羣士之中。卓然趨嚮。尙友於古。何所取于僕。而遠承賜書。執所爲文。殷勤下問。爲之愧汗不甯。讀其文之溫粹。知其爲君子。眇焉願識而不可得也。近時文體。壞敝日甚。士習詭陂。因之。如閣下讀宋賢之書。融洽貫穿。以施于文。殆孔子所云辭達者。以當衡士之任。必能釐正僞體。有裨於教化。惜尙未見任也。閣下亦自信所執。待之終有光於斯世而已。僕

何能爲益於閣下哉。聊識所見於所簪前。未知當不。謹以奉復。外九經說一部。羸文一部。併以奉寄。茲不具。

與汪薌林 桂

違別十餘年。時復相念。道遠消息不易通。齊梅麓至。得書。審近祉佳也。寂寞郎署。仕宦之味。大抵如斯。隨行逐隊。以聽遷擢之自至而已。羸固衰敝。但未困臥。今秋鹿鳴與宴。即歸櫳戶矣。過承遠惠。謝謝珍重。不宣。

與董筱槎 桂敷

前歲駕過江甯。幸得一晤。倏三年矣。衰病之夫。不足以論學問之事。老先生方以英姿壯氣。又篤志於學。必足以導率後進。方駕古人。竊所屬望。豈有涯量。聞時取羸所爲古文辭類纂觀之。管子取老馬之識塗。僕庶幾可比於此乎。新正惟動定多福。齊庶常至。得示書。所論讀書多義理。明充養。其氣慎擇。其辭此數言。本末兼該。足盡文章之理。雖古之爲學。善論文者。蔑以加此矣。鄙見亦何以更益之哉。願勉副其言。功之深而志不懈者。必能矯然獨立于千載矣。無由再覲。臨書企想。惟珍重。不具。

復周次立

久不見。甚相念。使至得書。知近佳也。兼一病幾死。今愈而尙羸弱。承寄陳米火醮。正宜病人。謝謝。石谷石亭畫卷殊妙。其顏字與仇畫皆僞作。不足存。吾藏有仇十洲紙扇宮姬。即畫斑姬也。少遲吾兄至此。閱之即知仇畫之妙。豈如此俗筆。其眉眼乃蘇州娘娘邪。漸寒。珍重千萬。

與唐陶山 仲冕

駕回。兼以病不得晤。爲歎。所云麻姑壇。不過明人刻本。裊帖縮本。始于趙子固。此正是子固書。而作僞者。謾以薛稷跋裝其後耳。此復。并候日安。

與齊梅麓

自世兄赴金匱後。傳聞官聲甚好。不媿讀書人從政也。張廣文至。得書。具審近祉。又承寄五十金。銘謝銘謝。兼七八月病瘡三十餘日。自分必死。而幸得生。今身體尙羸弱。所須寫屏幅。尙未能書。須後月書寄。其米書不佳。俗弱畧無米家超俊之氣。文中於藝祖及徽宗皆不提行。款內稱臣尤可怪。朝臣惟奉詔選文乃用臣字。對詔書言也。焉有於

崇室稱臣之理。米老雖寡學。安得如此不通邪。聞世兄已就京官。尙於金匱過年。不率復。并候。不具。

與汪世兄 浦鏡齋之子

去冬得寄書。卽奉復。當已達矣。今撰尊大人誌銘成。鈔寄觀之。似便可用邪。其間有應填之字。望填清更鈔一本見寄。抑或便於京師刻一編以送人乎。筆記亦讀竟。所鈔重複太多。去其複者。及鄙意所欲刪者。所存才半耳。且存彙處。須有的便帶。歸期定不。水邪陸邪。孝履珍重。不具。

與王惕甫 荅孫

去歲承賜書。付石琢堂攜來。琢堂以寄賢子於靖江。今歲賢子見寄。乃得讀之。具審近履。忻快忻快。而謙抑之懷。益使人欽佩。夫學問之事。天下後世之事。非自凡者所能。高亦非自抑者所能。下然則先生之用意。不亦善乎。其於彙則推許誠過。彙于文事。物識門徑。而才力不足。盡赴其識。譬諸李翱皇甫湜。豈不欲爲退之之文邪。而本不能赴其所識。彙是以更望諸年少者。假令更有韓歐之才出。而世第置吾於獨孤及穆修之倫。

則吾心所大快矣。先生亦以爲然乎。久雨春寒不可耐。惟珍重千萬。企望來年杖履入江甯。得一面談耳。

與張惺齋 別

奉別不謂遂及如許年。冀重詣金陵。迴憶昔者相對。彌增懷想。得去臘手書。具審嘉勝。以銀鈞鐵畫之妙蹟。上繼中郎太學之遺軌。真人間一大佳事。聞之可勝快耶。大作掄揚盛美。不媿卿雲之儔。讀之忭躍而已。便留此與後輩作楷式耳。修志之說。頗難就。今年固不能開局。恐來年亦未必也。維君之歿。良爲可傷。其箸作率有志未就。而後賢無繼。尤可悲歎。其若之何。冀衰疲然尙能步履。但精神不能讀書矣。率候。不具。

答徐季雅

林仲鑑至。得書。并大箸一冊。承推譽過重。所不敢任。足下年甚少。而所能如此。其志氣又如此。異日成就。甯可意量。但願爲之勿倦。自有深入之境。此本非他人所能力助者。况如薰風昔所得者。既淺。加復衰耄。豈足爲英少先導。但以垂暮之年。得見吳中近日賢俊奮起。足以追繼貴鄉諸前輩。茲足爲快耳。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

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而入之。韓昌黎柳子厚歐蘇所言論文之旨。彼固無欺人語。後之論文者。豈能更有以踰之哉。若夫其不可言喻者。則在乎久爲之自得而已。震川閱本史記。於學文者最爲有益。圈點啓發人意。有愈於解說者矣。可惜一部臨之。熟讀必覺有大勝處。竊衰病未必尙能適吳。足下或有西來時。不知當有相逢日不草復。珍重不具。

與張梧岡 德鳳

去歲得書。知在都佳安。有志爲古文。甚善。竊有古文辭類纂。石士編修處有鈔本。借閱之。便可知門徑。若夫超然自得。不從門入。此非言說可喻。存乎妙悟矣。珍重不宣。

與魯習之 嗣光

夏閒得書。甚荷存注。所示諸文。命意可謂卓然能自樹立者矣。輒以鄙見陳所取舍。冀於高明效涓埃之益。直率大甚。勿罪勿罪。爲尊大人撰墓銘。已具稿於愚心。倘盡矣。未知於孝子之意。頗稱不。竊數年來。自有黑花。作行草尙覺喫力。眞書絕不能爲矣。故不能承命。自爲書丹。所媿薄劣。恐文集不能到後世耳。昌黎歐王所爲誌銘具在。其石本

傳者有幾邪。往時王禹卿在揚州。爲彙書一文入石。舛誤之事。不復鐫改。余謂此那得通。禹卿笑云。君自有集與後人證明耳。又蘇公自書赤壁賦。與子之所共適。適誤作食。亦不注改。良以自有文集足取正之故。此皆石本不逮集之說也。第恐彙集無傳世之望。今姑引此以自解耳。霜寒。惟保重千萬。

與魯賓之 續

奉別遂十餘年。得惠書。欣喜之至。閉門奉侍。高尙不應公車。想見超駿之氣。然亦可悵也。今年行止復何如。承示古文佳甚。其氣陵厲無前。雖極能文之士。當避其鋒也。矧衰慵如蘄者乎。近年蘄以目昏。畏對小字。都不讀書。所示文畧讀。閒識數字於側。不能詳悉。所言亦未必當也。夫學文者。利病短長。下筆時必自知之。更取以與所讀古人文較量。得失使無不明。了充其得而救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豈必同時人言其優劣哉。言之者未必當。不若精心自知之明也。蘄今歲必歸桐城。足下決不出山。而蘄耄昏若此。豈得有相逢之日。念之愴恨。無人至新城。今更從碩士處轉寄此書。富達。惟珍重。馳想不具。

與譚蘭楣

薰以謏陋。行能無稱。自屏江介。與中朝士大夫隔久矣。閣下遠賜手書。過蒙推譽。執後進之禮甚恭。此豈僕所敢任哉。先侍郎名德治行。海內悉知。宜垂史冊。豈薰陋文所能。聞其盛美。第以昔者曾與賓階。今承命不敢辭。擬撰一文。未知便堪上石否。又近讀宋以後史書。大抵多采取傳誌之文。稍竄易便爲正史。然此必名人之集之甚著者乃得用之。而薰非其倫也。鄙文錄呈。惶悚惶悚。謹復。不具。以上原卷一

惜抱軒尺牘

卷三

此卷皆同里故舊及後進

與胡稚君

自去里中。何日至鄂。甚念甚念。入夏來想佳勝。書局之事畢未。薰於二月晦出門。三月望始至江甯。近平安耳。謝公有書來。翁覃谿令其更有事考稽於石刻。然魏人石刻既少有。又不足資考異。恐無益也。見秋帆制軍實齋先生。均爲道候。餘不一。

昨得五月見寄書。具審佳好。主紹興書院。千巖萬壑。固宜多勝覽矣。此閒日與豫生相對。殊慰岑寂。故鄉昨有人來。兩水甚足。早稻登場。米價大減。茲可慶也。春閒舍姪駢赴

淵。竄有一書奉候。而前書來時似未達。當由杭越相隔故邪。汪稼門如到任。想可一晤之。甯世想已至臨安去邪。竄近狀如常。相見日近。一切面悉。茲不宜。

去歲得手書。具審客中佳勝。爲慰。竄今歲又二月來江甯。頃時有人來。知尊府一切平安也。前所議小學事。竄殊不以班志所定爲是。朱子所定小學。其識自高于古。朱彝尊輩欲返而從漢。其所評不爲是也。夫六藝自是古人以教小子之事。然計所教者亦淺。令竄知其概耳。其一藝之精。自有專門。豈必人人能之。又學者。豈必事事解了邪。若宋儒所云小學。則是切於日用。學者必不可缺者。大抵近世論學。喜抑宋而揚漢。吾大不以爲然。正由自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邪。吾亦非謂宋賢言之盡。是但擇善而從。當自有道耳。雒君以爲然乎。邑中疇牧家起墳事最可痛。今尙無地葬也。豫生有來江甯之說。而至今未至。不知何故。蘊山先生處望爲道候。西湖之遊。吾未知能果此緣不耳。茲因舍姪騫來浙。覓館。伊所依者甯世兄。然恐未必有濟。如有相當之處。希爲助口勞耳。竄與觀兒居此平安。餘不備及。

去臘聞雒君就紹興書院。不得歸里。甚以不晤爲悵。想館况稍覺適意。亦自佳也。竄在

里畧如故態。惟全戒肉食。真成一老頭陀矣。臘月朔日未時。令甥又舉一子。以正擬齋僧而生。名曰齋郎。今大小俱健。想聞之爲增喜。衡兒乃於臘月病傷寒。幾死。服大劑薑附乃愈。今差欲復元矣。吳五哥病疽。久不收口。而精神瘁憊。吾極爲憂之。冠海冬初往江陰。今尙未返。冀爲樊川謀葬地。亦尙未得。殊爲耿耿。張惺齋書附達。餘不宣。

春閒得寄書。知到瀨後安好。爲慰。冀今年來苦右臂痛。故作答難也。今未全愈。但不甚耳。此閒攜觀雉兩兒來。方厚躬爲課讀。俱平安。家中亦平安。邪教西入武關。而江漢淮甸皆甯矣。章淮樹仍欲於邑中捐穀設義倉。以備城守。澆長之慮。亦非過也。冀經說已爲朱生刻成。現在收拾舛誤。畧遲即可奉寄。江甯諸生爲刻三傳國語補注。行亦可得。所摘者已去之矣。將動身來時。將兩兒分撥。意欲自是更不問家事。亦不讀書作文。但以微明自照。了當此心而已。學如康成。文如退之。詩如子美。只是爲人之事。於吾何有哉。嘗至杭州見蘊山小峴兩公。不。小峴有北行過江甯之說。不知得果否。左聖俞乃爲國殤。可痛可痛。然則竹城嘴亦未妙邪。冀家楓香嶺事。已與彼和息。以終凶爲戒故也。頃聞給頂帶。部議已至。附賀。不具。

前作書付錫祉。錫祉輟行。故沈閣至今。維君乃有悼亡之恨。實助悽惻。此况亦冀所身嘗也。命也奈何。正當歸趨大覺耳。冀去臘月得之孫。已隕於正月廿日。時吳五哥病甚。不令之知。冀本擬攜衡兒來江甯。因其岳病留之。約於三月十二日抵江甯。今不知吳五哥之存不矣。陳碩士頃過此。甚可喜。設其行過杭。而維君在彼。一晤之。亦快事也。冀詩集刻將成。不過一月可以奉寄矣。此間一切如故狀。珍重不具。

得四月十八日所寄書。具審近佳。又得實參諸賢共朝夕。亦今時難遇之事。良可喜也。冀居此近歲平安。門前小瘡久平。衰羸固理當爾耳。令妹夫吳五哥於三月十四日終。誠可傷歎。衡兒本欲卽來。以此輟行。想今亦旋可來矣。拙詩以十卷付雕。今甫成。聊以一部奉寄。閱之不堪多示人也。又一部寄蘊山方伯者。在方壩堂處。去歲曾有寄方伯及小峴觀察九經說。而皆無回信。不知曾到未邪。煩爲一問之。已熱。保重千萬。

新年來想動定增勝。冀去歲到家。曾有一書奉寄。當已達也。今年一切如故狀。大概今年赴金陵當少遲。昨陳碩士有書來說伊二月必過桐城見訪。固亦須候之也。今日石君先生已過此入都。此後又當景象一新矣。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部。一以奉寄。一以寄

方伯希轉呈之。仲魚當已入都。望致意晦之也。數日極寒。今日稍晴和。作此奉候。餘續聞。不具。

夏初得春末惠書。知清勝爲慰。竊與次兒居此平安。今年雨水極多。越中不知若何。如故鄉則豐年矣。衡兒已定留京。此番禮闈。尙可謂之得人。但經義之體則日下矣。前所寄近體詩鈔。竊復有重訂。大增評注。惜前本付雕之略早矣。其誤字亦殊多也。魯陳歸班。當選教職。此數日內。甚望其來。石士因其尊人召之去。今當在署。尙未見回信來。植之昨有書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學。若果爾。則爲今日第一等豪傑耳。竊與樊川老牛集地。淮樹爲擇九月葬矣。此大是里中百餘年來一僅見之事也。趙甥得第分部。近頗有譽。吾爲其父定十五里坊之墓者矣。亦可發一笑也。略報具。

去冬汪稼門中丞邀往觀其新葬其夫人于白嶺地。殊爲佳妙。係其長子所自定。亦人步墳山。以九百金得之。作回龍局。朱雀千峰極奇秀。天殆將大興是族邪。相好諸君。在邑中經營此事。皆寡所得。而倦怠之情乘之矣。植之爲吾薦於稼門家館。歲百廿金。亦甚妥也。

初春惟體中安好。咫尺不見。與萬里等耳。豈必以遠隔爲恨。所望客居清適而已。冀尙如故態。衡兒已自京至杭。冀嘗令其旋里。然竟未回。而賢郎亦未回。似各于湖中得一小館矣。故鄉諸相好略如故狀。獨目中所遇年少。人才日薄。良可歎息。文廟建理學扁。良爲謬誕。狀冀歸事已過矣。安能遽令除卻邪。張虬御分發桂林。覲可與上官有筆墨知遇。不列之尋常佐雜之中。而吾賢與之他鄉聚晤。亦一快也。吾所選五七言今體。重復批閱之本。彼行笥攜有之。可以借臨一過。鄙見自詡。此爲詩家正法眼。燕不知他日。真有識者論之。當復何如。若近時人。毀譽舉不足校耳。張樊川竟於十一月初九日葬于老牛集。此事猶當爲吾邑近年之盛舉。至其後賢之果昌與不。則亦何敢遽定哉。陳石士尙趨庭宛邱。其應試於南北尙未定。馬魯成現在家。行赴淮關書院。馬雨畊適暫歸。昨相八角亭墓。乃大蒙其賞愛也。去秋始得四庫全書目一部閱之。其持論大不公。冀在京時。尙未見紀曉嵐猖獗若此之甚。今觀此。則略無忌憚矣。豈不爲世道憂邪。冀老矣。望海內諸賢。尙能抹其敝也。目花燈下作書。草草不盡。己未

次寄書。然似皆未達。不知其後到不。遠書誠難致邪。聞蘇潭有推轂之意。不知其事果否。冀近狀畧如故。今歲就皖中。取去家之近也。文集爲江甯諸君鏤版。云四月必成工。共十六卷。待得之。可奉寄也。接老伯大人詩。刻本佳甚。雖不多。足以傳後矣。謝謝。珍重不具。

入春來想佳好。去歲得書。知尙在書局。今所修志了畢邪。冀冬閒大病幾死。今愈。故態依然矣。邑中諸友皆佳好。豫生冬歸。今又赴晉。冀攜雉兒及復孫來書院。聊伴岑寂。文集刻成。今以一部奉寄。又二部以寄蘊山虬御也。賢郎家居安好。虬御家亦安好。茲畧報。不備及。珍重千萬。

與吳惠連

前得書。具悉近况清貧。尙不至全無酒資乎。時入蘭亭邸不。冀衰老畏作詩。故無以寄之耳。故鄉乃不免水患。而聞北方乃憂旱。今已解邪。桐城故事。館選於同里。例不投帖。此猶爲樸厚之風。不可使變。世兄乃未達此。故宜告之都中。近得時相對者爲佳。珍重千萬。不具。

與吳敦如

得書畧知近狀。邇惟侍奉益佳勝也。竄屏居草澤。豈當復論西清舊體。前鮑覽生投帖。竄更不以名帖復答之。足下益爲煩矣。故謹壁尊謙也。故鄉淫雨爲患。居屋皆困於浸淫。薪米皆貴。殊令人憂。京師未知何狀。甚望專大人得一差。又望臺中得一實缺。朝夕惟珍重。餘不具。

去冬郎君回。得手書。具審佳勝。奉侍萬福。爲慰。竄里居亦如常。郎君美才而立志。眞佳兒矣。里中少年。風氣殊不善。此獨不爲所染。傑出之士。異日必繼家聲。乃翁雖貧。亦差足樂矣。家鄉米價極貴。而未得透雨。竄欲與同人募米平糶。而樂輸者少。恐不能辦成。但有慙歎耳。聞尊大人意興頗佳。禮闈望可與分校。衡兒以盤費之艱。遂輟公車之行。亦以其去歲乏功力。不欲取債而爲無益之舉耳。朝夕惟珍重。千萬。

書至。審侍奉多福。欣忭欣忭。竄亦適卜居之說。尙未能決也。得禮邸書。卽爲恭王擬作一文字。然其間有數條須更審問者。今寄來奉懇。爲細細問清。更將元稿寄竄。改定後乃復繕清。以寄禮邸。再藩邸之傳。本應史臣裁著。非職元不當爲。若云家傳。亦覺不

安。意欲改爲神道碑文。但加一銘詞耳。望見禮邸。更一商之。至所載詳略之宜如何。抑更須增減邪。率候。不宣。

盛暑。想侍奉佳勝。竄四月。底作一書。并禮藩傳稿。奉寄商訂。付陳旣亭。乃伊行至揚州。以水大畏而返。又畱吾書於揚城。故今另鈔寄。竄見虞道園爲當時宗室撰碑誌。皆略述其前世功德。蓋遐遠之人。生未見國史者多矣。而宗室先世之事。必于國家關繫。豈可草略。今故先擬一稿。所未明之事。祈爲查清。若吾兄於此亦未明曉。便希見禮邸詢問。問得後批于元稿。卻轉寄竄。竄改定本繕清。竄乃敢爲啟以寄復禮邸也。頃淮揚水災極重。而吾桐則早遲之禾俱豐。米升十三錢。於貧士大利。真可慶也。都中本年糧運無阻。人情安愈可知。然以言久遠之策。似尙未獲耳。竄雖尙能行步。朕終是衰德。精神大乏。今冬回家一行。或明年二月再出。謝去此席。尙未能也。尊大人前請安。不另書矣。珍重千萬。不具。

竄今冬甯江甯。未歸得里中。轉寄來賜書。具悉康善。尊大人正萬福也。禮邸家傳至據。以竄定秦王之傳觀之。庶爲明晰矣。今併一啓。卽懇持入邸內。以呈今王。想便可刻入。

書函後也。竦今年刻試帖詩一小卷。法帖題跋三卷。併裝一冊。呈尊大人及吾兄閱之。以謂何如邪。歲行盡矣。尙可從容度去不。無由相見。深切企想。珍重。不具。

尊大人醇德雅才。鄉邦共仰。遽爾棄世。悲切士林。况竦俯仰人間。故人斯盡。痛感曷勝。大孝哀毀。亦何以慰。願賢兄弟深念擔荷之重。自慎遺體而已。此時已奉靈輜登舟。不想過石頭時。可申一奠。茲先奉唁。或尙未行也。竦去冬寄禮邸啟并傳文。已至都未。茲畧報。不具。

去冬聞轉官御史。欣慰欣慰。令弟至。益知近祉之詳。新年想增福也。竦昏敝日甚。看文作書甚艱。此固其宜爾。欲歸又未得去。茲以爲恨耳。所命題史閣部書後。此爲兩姓光榮之事。附名其間。誠所願矣。但耄病不文。雖作題無可觀耳。另紙呈閱。可附於史公書後不。衡兒得泰輿。尙未能赴任。江南春寒猶甚。恐京師未必若此也。草草略報。不具。

與吳子方 孫琯

承惠書千餘言。意甚深美。而辭蔚然。此天下之才。豈僅吾鄉之彥哉。顧衰敝鄙陋。無以稱後來才俊之求。茲爲媿耳。書內言竦關漢。此差失竦意。鄙見惡近世言漢學者多淺。

狹。以道聽塗說爲學。非學之正。故非之耳。而非有關於漢也。夫言學。何時代之別。多聞擇善而從。此孔子法也。善豈以時代定乎。博聞彊識而用心。寬平不自矜尚。斯爲善學。守一家之言。則狹專執已見。則陋鄙。意弟若此而已。子方以謂當乎不邪。心氣耗竭。目復昏眊。奉答不能詳備。惟達其大旨。諒其不逮。暑熱珍重。

與張阮林

鯁頓首阮林世講足下。承寄見贈詩及諸舊作。俱有奇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夫天生才甚難。才之生於閭里。而俾吾親見之。尤其難也。今旣遇矣。欣喜豈有量哉。以足下之年富。而又精心勵志。其成就必大有可觀矣。夫惟愛之深者。則惟恐其不成。夫有才而卒不成者。志不高而功不繼也。如足下宜無慮此。然以予相愛之誠。安得不更勗乎。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爲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爲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夫思之深。功之至者。必其能見古人縱橫變化中。所以爲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尙非一日事也。鯁衰老

矣。猶願及吾未死而早見足下之有成而已。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竊所言者。所以達最上之材。非中材以下所可聞。足下奇士也。吾以言之。諒不爲失言哉。嚴寒。諸惟珍重。不具。乙丑

所示詩筆力才氣。在今日里中。無與敵者。古今體俱有獨造處。中如惠鄙人律。語格是杜。而起尤橫絕。贈戴君詩。極似太白。至除夕得家書四章。斯爲真杜。能於開合操縱章法脈絡中。更大肆工力。始終不敝。必卓然爲海內詩人。老夫放一頭矣。續報。不具。甲子前得書。知佳好。近作何工夫。想增新得也。昌黎云。能自樹立。不隨流俗。此所望於足下矣。呂中聞年歲甚不佳。殊增旅人之愁。餘具與伯昂字中。不具。壬申

去歲得寄書。久未復。老病目昏。作字殊難故也。入新年想佳勝。用功勤勵。以張吾鄉前輩之緒。其所屬望也。補後漢亦是佳事。狀愚以謂此等學問。用功勞而實得處少。第近世人尙此耳。實不如沈潛於正經正史也。惠定宇有後漢書補注。其書正與足下同意。可取以相證佐。所言近人文集務多。此最爲可笑事。其閒不足錄而錄入者幾半。狀久之世自有定論。一時之好尙何足憑。且文集多。亦自難於傳播。王元美四部稿。人家得

觀者希矣。此亦其多之爲害矣。表揚幽潛。誠吾曹所當爲之事。至其人之顯晦。亦自有數。存焉。非可以口舌爭也。往時汪銳齋欲刻汪梅湖詩。吾聞之亟爲作序。然竟未刻成。要之梅湖詩自足傳。後必有成之者耳。春寒甚厲。不知京師何似。珍重千萬。畧報。餘不具。

復馬雨舫

得書。具審相愛之意。可感之至。此閒諸公結會之事。弟先已回卻之矣。正如吾兄所云。不欲竭人之歡也。此可謂深知心者矣。今身子尙虛憊。不知至十月能勝勞。可以舟行不。亦不知其時有水不。若必不可行。只好俟之春暖也。弟此番病後。已譬旣死之人。凡人閒一切事。皆不復問。凡有來相告者。如告木石。斷不問之。至作字艱難之至。僅作此以復吾兄。其餘一切惠書者。皆不能答。吾兄告之。祈其相諒可矣。其餘一切具詳與吾四妹書內。取閱可悉也。王姑爺已往泗州去。九月必回桐。更可將此問如何定準報知。今尙有未能決者耳。至于住江甯之事。則決無矣。秋寒太早。惟珍重。相見在邇。茲不多及。

惜抱軒尺牘 卷四此書皆與門人

與孔搗約

竄於前歲得搗約所寄于宣誅後。曾兩次作書奉寄入都。今揚州寄去歲秋閒惠書。乃知前兩書俱未達也。竄前在揚州。聞搗約遭艱還里。時竄亦正有婦喪。勿勿歸來。急切無附書處。遂闕唁問。今計時已終制矣。未審搗約已入都補官不。近狀佳不。竄數年來情緒頗劣。小邑寡可言者。作文字頗多。又不能寫寄。昨承索儀鄭堂記。便即撰成。鈔於別紙。搗約觀之。亦不異共一夕談笑也。想便可煩賢叔書成刻石耳。竄纂錄古人文字七十餘卷。曰古文辭類纂。似於文章一事。有所發明。恨未有力。即與刊刻。以遺學者。數年來經營葬地。去臘始得一處。蟲有形勢可觀。拘於術者日月。俟來歲正月乃可畢葬事。然精力則已罷矣。尊府所刊國語國策。祈以一本見寄。國策若未得校正。且以誤本寄來也。大抵樊川先生左六哥處皆可寄書。當必達。尊大人前可道請安。率寄不盡。

與何季甄

去歲得手書。具悉佳勝。倏春秋再更。遙想增福。惟老病成翁者。更深益齒之感耳。今秋

長男持衡倅與鄉薦。亦不得不令其束裝北來。而以其年少無知。踽踽遠道。未免繫留。憤之懷。惟吾弟古誼篤情。必能視之如親子弟。其出門時。愚固已告之。當恭聽教命矣。兩郎君聲譽甚盛。家慶方隆。今秋分校。足徵聖心方將倚用。可勝賀也。令姪輩現在里居。抑來都不。當并安吉邪。愚里居近况。持衡自當詳陳。茲不備及。冬寒。保重千萬。

初春惟動定佳勝。賢子剖符九江。若就養而南。便可使衰朽更得接晤矣。但不知高興來不。冀頑鈍之態如故。今年舍江甯而就皖中。可以不涉江濤矣。衡兒不免北行應試。諸凡誨之。奉寄孟陽小畫一軸。物筮一握。以致相憶而已。餘不具。

春來想動定佳勝。冀老矣。而吾弟亦非少壯。然想尙未至大衰憊邪。去冬多承惠問。又以賤辰在月制之期。將以厚誼。彌增感愧。持衡在京。久擾廡下。其南來乃適溯江謀一館。今未歸也。賢郎居官。名譽日盛。欣賀。冀此月內赴江甯。一切畧如故狀。特此奉謝。并候。餘續報。不具。

涼初近當佳勝。聞五月內乃體中小不適。今知已愈。猶願慎護耳。冀今年移居皖中去家近。一初物遣。衡兒乃奉擾過久。至愛亦不言謝矣。蘭士太守已進京未。甚念甚念。邇

者外吏之難爲。日甚一日矣。惟不欲作好官。乃更以爲易耳。畿輔水災之重。夙所未聞。今當各復業矣。城中相知者未至。大受患。不相見。無由率候。不具。

與孔某 信夫之子

去歲秋閒。承尊大人來江甯。聚居兩日。畧慰數十年相憶之情。不謂自此遂成永訣。頃來江甯。見世兄訃告。及尊大人遺書。讀之沈痛內結。老淚不禁。回思往昔相對。都如夢寐。悲哉悲哉。竊今歲二月。始獲安葬先人。故至此最遲。展閱來書。才數日耳。而遣足來取復書。計欲爲尊大人撰一文字。不可倉卒便就。而此足亦不能畱待。今先遣之奉復。其行畧已摘鈔畱本。其元本謹以寄還。俟竊所作文字得成。當覓便另寄。朝夕之間。孝履惟節哀慎護。勿忘先志。謹此唁慰。餘不備及。

與周東屏

久未奉書。想動定佳好。竊去歲爲治亭先生邀來江甯。遂居此兩載。衰敝之狀。亦日夕漸增。但尙能行步飲食耳。下月擬歸里度歲。明年當不免更一來也。體中近復何似。一切尙未減昔者不。竊刻詩文集。計尊處當已得之。今增試帖一卷。聊寄請正。茲有程魚

門編修之子瀚。已捐雙月縣丞。茲來京欲圖仕進。機會恐亦未易。想篤念年誼。愍其孤立。彼在都進退事宜。或當蒙指教之益耳。因其行。便附候。不具。

與周希甫 有聲

去冬張豫常觀察歸。得書。知近祉。所寄文字及百金併至。甚荷厚誼也。想從宦多年。始乘符竹。可以大展夙抱矣。位聽位聽。竊近仍主敬敷書院。年七十四矣。精神日衰。惟齒未脫。視聽亦漸壞。而髮之脫最甚。膝下三子四孫。皆平安。差可喜爾。所索爲尊先觀察公作墓志已就。今奉寄。但不知果可用不。拙集二種并寄覽。相去道絕遠。非希甫移節於安徽。必無緣相見。豈勝懷想。略報。不具。

駕枉至江甯。幸一聚晤。條又遠別。後會不知何日。豈勝思邪。得書。知已抵都。不知分省乎。抑在部俟選乎。抑定赴貴州也。竊在此平安。頃得桐城信。長孫復由生一子。老翁有曾孫矣。此亦差可喜也。竊今冬只在此閒度歲。至明歲再籌行畱之局。承寄見贈之作。佳甚。但衰朽當之。有愧報耳。諸作便以鄙見直筆評判。未必果當。然以當面談。傾吐至盡矣。率復并候。不具。

前得寄書。并見贈詩。詩佳甚。讀之欣忭不勝。卽爲評閱。并一書寄入京師。而不意駕之更至江南也。其書屬持往者。送君編修處。計唐必寄上也。現在履察河淮。誠不免勞瘁。然助捍民災。速見底績。卽不論上官之酬勳與不。而於仁人之心。不亦快乎。至於江上友生。復得瞻對。此又平生所不期而遇者也。想臘正之閒。當可至省。冀近狀麤遣。九月得一曾孫。旋出天花。亦已瘥收。可差爲喜耳。冬寒。惟珍重千萬。不具。

別來倏逾三月。聞作守淞江。此郡極弊之後。得賢將臨之。氣象一新矣。欣賀欣賀。賤狀如故。秋來飯食小減耳。衡兒隨督轅在清江。尙未回省。附寄補服一副。瑪瑙朝珠一挂。聊表賀意。率候。不具。

前月有一書付舍姪憲奉寄。計已達覽。使至得書。略知近祉爲佳。時事壞。敝。作守者。豈能爲旋轉乾坤之事。救其小半。卽爲賢將之功。然亦必大費精神矣。冀近狀麤遣。思一歸里。而尙未能。決爲尊大人作傳。俟少閒屬筆成。便奉寄耳。衡兒隨制軍在淮上。當亦隨之回省。不知此月得不。懇爲舍姪薦一小館。早晚可得邪。承輟俸見餽。祇領銘謝。茲因使還。率復。并候。不具。

使至得書。具審近祉。首郡公事繁勞。固其理也。所望勤勩之餘。稍自調攝。以葆沖粹耳。冀今秋本欲歸去。意欲一歸。即不復更出。而度其居陞。未可得安。故復展期一年。然衰邁已甚。疆畱於此。亦可嗤矣。承惠饋節。拜登謝。衡兒現在出差。觀雉二子。尙在書院也。冀近精神衰憊不堪。久不作文字矣。補山相國之詩。容畱讀之。若精神稍佳時。或能爲之敘。而未敢自必。望爲先告知孫世兄。冀有女壻潘明日將赴吳中。冀昨已作一書付之。其至吳呈閱。當在此書後耳。奉復不具。

昨日。連作兩書。奉寄。必俱達也。茲有左君壻字蘭城。乃丹徒詩人。冀廿年交友。今自京口徙居吳中。羈旅無偶。畏人欺之。故謁閣下。希一接見。以增其光。別無他求。故爲介紹耳。衡兒已爲藩委查災。昨制府又委催回空糧船。此差須冬底乃竣耳。辛苦亦其分矣。想差回可得一署事耳。奉報。併候。不宣。

別來累月。惟動靜佳勝。攝任繁郡。當可展懷抱矣。然恐時事猶多棘手處耳。元任官尙無來信。想可任至冬閒邪。冀近狀羸遣。衡兒雖得本班先用。而實缺急未可得。又未委署。今差赴徐州查災也。女壻潘玉字韞輝。舊爲江蘇錢穀幕。今失館來蘇。欲求一枝之

樓。此閒一切。令其口詳。奉候。不具。

乙丑年。竄在皖得書。并承寄四十金。時竄勿勿將赴金陵。遂闕報書。甚歉甚歉。頃得去年十月十日京師見寄書。乃知近況之詳。遭屈殊爲悵。今屆新正。想動定佳好。竄絕不看邸鈔。不知希甫今尙留都中乎。抑更得一開復機會未邪。竄衰敝已甚。今年當重赴鹿鳴。故畱住此。俟秋冬閒歸去耳。兒景衡現署儀徵。家有孫四人。長孫今年可娶婦矣。竄於文章之事。何敢當作者之目。但平生所聞於長者。差異於俗學。所編古文辭類纂。陳石士處有鈔本。恐一時未便刊刻。若希甫就鈔一部。帶回湖湘。或未必無益於學者耳。珍重千萬。餘不多及。

與何硯農蘭士

前得書。具審大事辦理已畢。甚善甚善。近想闔潭各清安也。所須尊公家傳。已爲具草。雖不能佳。卻字字真實也。竄衰疲目昏。不能端正寫字。如以謂其文可存。或求一善書者書之。便如閑邪公家傳欸也。今將稿本寄上。朝夕惟一切珍重。餘不具。

前日衡兒自都中回。得書。始知挾策入都。竄前作一書。併志銘稿寄往巖鎮。不知曾轉

寄到不也。今更將志銘錄一本寄上。長夏想安好。冀近狀如常。曩者爲黟縣葉治三作西園記。治三弟兄已勒石京師。此閒頗有索其拓本。而冀無以應之。望爲拓二三十本見寄爲荷。在都時與來往者爲誰。何時更得一快晤。相望悵然。惟保重千萬。

久別相念甚切。今年聞與館選。極欣慰。正爲西清慶得人耳。遠承古道。修簡見問。謝謝。見譽拙集太過。豈所敢承。然鏘。唐宋。則固是僕。平生論詩宗旨耳。又有今體詩鈔十八卷。衡兒曾以呈覽。未。今日詩家。大爲榛塞。雖通人不能具正見。吾斷謂樊榭。簡齋。皆詩家之惡派。此論出。必大爲世怨。怒。然理不可易。非大才不足發明。吾說以服天下。意在足下乎。知將請假南旋。然恐冬間過金陵時。未必相值。今寄此奉覆。并候。不一。去歲大考。聞進職甚喜。願努力建樹。以副清時。至天下文章衰敝。得登高而呼以振興之。亦所幸也。慎勿以遠貧爲急計耳。所寄兩書俱至。欲作古文。冀何足資問。韓李以來。諸賢論文之語。具在。取師之。彼必不爲欺人語也。用功之始。熟讀古人之作而已。豈復有異術哉。冬末冀自皖歸家。持衡亦自淮上辭館而旋。小男雉乃生一子。此差可喜。賤狀固衰老。然尙平安。今年仍擬赴皖。但不知此生與足下有復相見之期不。承寄換帖。

謹壁。萑野處不欲以搢紳之體自居。况翰林乎。故併不作全東奉復。勿罪勿罪。江淮間冬春皆暖。京師未知何如也。珍重千萬。不一。

周東屏南來。得手書。具悉清適。欣慰欣慰。此時分校出差。二者想必有一得邪。處今日而貧乏。殆無術可免。止有耐心而已。萑在皖亦蠹遺。臨塲時獲免。如在江甯之煩擾。而岑寂特甚矣。頃得殿麟先生書。知其近佳。而繁齋之喪。可痛甚至。都中諒知之矣。衡兒諸望教導。秋涼。珍重千萬。不具。

惠書知佳勝。欣慰欣慰。萑固衰眊。然尙能步履。亦樂與少年談論。而院中諸生。肯來就談者。乃絕少。士不說學。使人有閱子馬之歎。老翁亦深以自媿。而來書以造士相推。彌增媿矣。衡兒以道費之艱。公車之行竟輟。是亦無可奈何之事也。知京邸亦甚苦。然貧乏。乃今日士大夫所同。惟甘淡泊者。則處之裕。如鄙人。以此自勉。亦以奉勉而已。相對一談。恐終無時。但有惆悵。朝夕惟珍重千萬。不具。

頃得月朔手書。略悉春來近祉。學使最費心力之任。而體中覺心經煩熱。殊以爲懸念。此無容靜攝之理。似當服天王補心丹也。須用葭自製。不能於外售。若僞者更有害矣。

竊於去夏至江甯。便住至今。俟冬間乃歸。賤狀不甚異昔。但精神實大減也。衡兒已就此地江浦書院。每年百金。取其近吾而已。卜居江甯。事尙未決。要亦聽之機緣耳。近刻爲諸生兒輩改竄之四書文。聊以一部寄閱。似頗有益於初學耳。江甯有一秀才管同。在其同鄉一通判署商邱陳姓家做館。此生詩文俱佳。乃少年異才。若行部至。可呼與語。或便招入幕。亦佳事也。率報不具。

前月一書。由舍弟商城令處轉呈。必已達矣。頃於商城處又得光州使院惠書。併白金三十兩。過承遠惠。銘謝銘謝。晚春和煖。惟倍增福。公事誠不得避勞。所望稍自愛齋而已。賤體率如故狀。惟不能復讀書。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志局總無頭緒。縱有開局之日。不爲空言。而衰翁固不能待之矣。近惟稍理故經。於舊所撰九經說。畧增數卷。其間或微有資於學者耳。不知有日更得一接談否。遙望曷任企悵。珍重千萬。不具。

起居近想安好。使軺接部。與才校士。勞勩諒不免矣。亦有佳士大出庸衆者乎。今年屢得殷麟先生書。知其妥善。讀所注易。乃不滿人意。以此彌歎著述之難耳。竊連年住江甯未返。亦自蠹遣。今年刻試帖一卷。又法帖題跋一卷。同裝奉寄覽之。又竊時藝有內

外兩編。今亦奉寄。其外編尙可爲今時學者用也。詩古文亦間作。然冀不欲增刻。待死後論定。當有人爲刻一全部。若死後無人爲刻。必是其文不足傳。生前繼刻。亦何貴之有哉。今年淮揚河患甚鉅。而他郡則甚豐稔。冬不甚寒。此亦貧民之所喜也。冀居此頗恨可語者希。前言管同。曾來謁閣下乎。昨始求得武進黃仲則詩集讀之。固亦有才。然不爲絕出。若管生異日成就。或當勝之耳。相隔懸遠。無由面談。惟珍重千萬。不具。

今年兩得書。具審佳好。吳令親至。談使節近况尤詳也。欲奉一書而無便。計今將還旆入都矣。冀居此平安。但彌覺衰。左車脫一矣。管異之至。承寄銀十六兩。謝謝。明年擬尙處此席。未能便謝去也。聞賢郎能讀書。此大可慶之事。想已婚。得孫未邪。奉寄顧寶幢畫一軸。爭坐帖一冊。上皆有拙筆題識。聊以慰遠道之相念也。計此書至京。差可與軒車相值。率候。不具。丁卯

去歲聞典試山西。遠爲欣忭。頃獲寄書。知用心之審。細展閱試卷。誠亦得才矣。彌可喜也。又承遠念衰朽。寄以甘金。媿荷媿荷。冀尙如故態。此月半復赴江甯。在里中在江甯。總不得一異才崛起者。天資卓絕固難。而用功精專亦難也。意常鬱鬱。希可共言。安得

更對如雙五其人者乎。茲先作書奉復。俟至江甯。有便更報消息。惟珍重。不具。

初寒。想動定佳勝。今正當進冊頁之時。高文典冊。必盛有可稱矣。竊沂蠶遺。在江甯擬度臘。以待明秋之鹿鳴矣。今年乃聞殿麟先生之隕。極可悽痛。諒同此懷。歛中舊人殆盡矣。竊頃有五七言詩。今體重雕本。頗增減於昔刻。亦較佳。奉寄一部。於尊意當不妨寄聞也。餘不具。

正月有書奉寄。當已達。頃見試錄。知令弟獲雋。良深欣慰。公山正禮。二龍并轡。世之佳事。孰逾此哉。卽日想增佳適。竊於二月來江甯。今牘適未攜家眷來。雖岑寂而轉有靜味。固所喜也。祇是精神疲敝。每日瞌睡時多。朽木糞土。不可自克矣。書一箋奉寄。清拂。出入裏裏。亦千里面目也。奉候。惟珍重。不具。

月初得八月內手書。兼荷佳章。及白金之餽。厚誼令人媿赧。而循讀鉅製。詞氣奔放。押韻如是之多。不覺艱苦。足見雄才。良爲陋室之光華矣。敬謝敬謝。頃聞奉節督學湖北。曩在中州。已有訓士之效。今更可爲楚中慶矣。此日旌旆。應已屆武昌。霜寒遙度。使院多豫。竊尙如故態。今冬在此度歲。偶書一箋。奉寄一笑。又近作殿麟先生傳。寫一本。

寄閱之。若爲鐫撰述。亦可便附入矣。餘不具。

九月作一書。欲奉寄而無便。置之笥中。遂至許久。即日惟興居住勝。當尚未按部。只在武昌也。竄癡頑如故態。昨殿麟先生子寄其刻集。併竄所爲傳亦刻。不知曾奉寄不。然則殿麟尙可云有子也。鄙撰九經說。增添數十則。不記曾奉寄不。今更寄一部。設多以贈。函心經學人可也。外絹箋十張一篋。併資揮翰。冬晴過久。所欣穀賤。不知能常不奉候。不具。

漸熱。想動定佳勝。竄亦如常。四月間爲治亭制軍邀至江甯。復主鍾山書院。遂攜衡兒來此。此間舊人多相厚之情。今真擬卜居于此矣。京師諸相好。想各安好。亦想各苦貧。此則惟有耐之而已。馬舍彌甥與館選。此最快事。望時教之。竄在此更謀將所訂經說。今體詩之類。重刊一本。此則居此之便。愈于上江者也。朝夕惟珍重千萬。餘不具。乙丑得五月內手書。具審近祉。爲慰。獨聞令郎之疾。令人耿耿。今獲痊不。其證爲癡邪狂邪。此各異治法。又其發止有時乎。抑鎮常如一乎。若有明清了了。時勸之。尋閱佛書。與佳僧談論。勝於服藥。此急救心火妙方也。蓋世緣空。則心病必愈矣。竄近况如故。今年江

南大荒。故欲歸而不得。又須留此一年。衡兒尙未補缺。補後吾或可去耳。承寄甘金。謝謝。秋涼。珍重。不具。

與劉明東

得前月書。知佳好。不欲就館。閉戶勤學。計無善于此者。專精周禮亦佳。凡書少時未讀。中年閱之。便恐難記。必須隨手鈔纂。退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固古今爲學之定法也。但此等只爲求記之方。一人所爲于他人。無用。後人往往刊行。等于著述。乃是謬也。地理乃史學中之一端。須足行多所歷。方能了了。或覺得一當今之全圖。有百里方格者。時懸於前。其間雖有小誤。大體不失。若止于史志上。終不能分明也。張阮林辨吾論。大別謂南北通道。淮南江北甚多。豈可但云北峽關及信陽三關。卻不思此通道雖多。而山高徑迂。不便行軍。其可通車轍易餉運者。只吾邑及信陽耳。吾已以書告之。而彼執不回。且以所辨刊本。吾昔論秦三十六郡無象郡等四郡。錢莘楣謂具不然。吾更不與辨。謂此等是非。于身心家國。初無關涉。嘵嘵致辨。夫亦何爲。故今于阮林更不復論。以待讀書明地理者。自能悉其說耳。想明東在縣。已見阮林所刻。于此一條。能豁然乎。時

事紛紜。未知清了之早莫。吾輩亦爲所得爲者而已。寒已深矣。珍重千萬。不具。
得書知明東獲古愚先生及諸太守招于幕中。閱試卷甚佳。想必于江西過夏秋矣。此
後行止。更望寄使聞也。承爲寡生日作壽序。甚媿厚誼。所言于微薄殊不敢當。然命意
遺辭俱善。世不可無此議論。亦不可無此文。盡力如此作去。吾鄉古文一脈。庶不至斷
絕矣。豈弟輩一人之幸也哉。吾近有一書與古愚。付王匯川攜去。明東至古愚處。當必
見之也。居人幕中。務須韜晦。靜默。勿與衆爭名。立身成遠大之業。此其要節。即處世得
安恬之福。亦此爲召致也。吾近尙平安。但不知今冬得歸里與明東相見不。臨書悵悵。

與管異之應 同

前月得寄書。併詩文。快慰不可勝。相別三年。賢乃如此進邪。古文已免俗氣。然尙未造
古人妙處。若詩則竟有古人妙處。稱此爲之。當爲數十年中所見才儁之冠矣。老夫放
一頭地。豈待言哉。吾向教後學學詩。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詩鈔。今以加于賢。卻猶未
當。蓋阮亭詩法。五古只以謝宣城爲賢。七古只以東坡爲宗。賢今所宗。正當以李杜耳。
越過阮亭一層。然王所選。亦不可不。看以廣其趣。腔峒集亦正爲子先導。紅豆老人謬。

說。勿聽之也。古文若更欲學。試更讀韓歐。然將來成就。終不逮詩。詩文皆已評閱。茲寄還以三隅反。賢必能之矣。年誼疏而師生重。以後書札。勿以年誼稱也。吾所著未刻者。難鈔寄。已刻而賢未得者。可指明以便覓寄。餘不具。

昨得寄書。併見贈詩。極知相憶之情。然今歲已暮。固無由相見矣。客中願且自遣。雖不適意。而無傷和豫之氣。乃所望也。古文尙書之僞。此已是天下定論。望谿雖學者。而其人敦厚而識滯。又似未見闡百詩之古文疏證。故執其誤而不知返。大抵在前儒不敢輕棄古文。乃慎重遺經。其理非謬。若生此時。經闡百詩及稟等考論大明之後。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謬矣。賢所見自是。然亦未見闡書。故所言猶多舛失。大抵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時耳。此更須面悉。不具。

得四月十六日書。知近况平安。但貧甚耳。不知頃更得館不。鮑學使處。吾已作書。屬爲吹薦。若道近便。或一往謁之。寄來文十篇。閱之極令人欣快。若以才氣論。此時殆未有出賢右者。勉力績學。成就爲國一人物也。賢今歲必是專於文大用功。故文進而詩退。有文若此。何必能詩哉。况後尙未可量邪。諸文體格已成就。足發其才。所望學充力厚。

則光燄十倍矣。智過於師。乃堪傳法。須立志跨越老夫。乃爲豪傑耳。尙書序但以其出在西漢前。豈謂無可議哉。吾嘗謂劉歆云孔子序書。若揚子雲但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不云孔子作。此即是揚識高於劉處。然雖非出孔子。而是真古書自可貴。非如僞書。乃可惡也。又古人措語自與後世不同。不可以後世人用字輕重之法疑及古人。如賄庸慎此等用字無害。吾嘗謂表記辭欲巧。巧即易傳所云修辭耳。不可以巧言佞色。便譏其失。荀子化性起僞之僞。非詐僞也。必以今人用字之法。上衡古人。則覺其不當者多矣。賢有名而無字。吾意欲爲命字曰異之。君子之道。同乎人而已。同乎人者。人之所。以爲人也。非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故曰君子以同而異。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以禮存心。達之於天下。是爲同而已。若以此字。頗覺有義。賢見以爲然否。甚思一見。若此時急切未得館。或蹙歸來。亦自佳。行止酌之。吾今年來平安。但精神彌短耳。略報。經說數篇。併寄閱之。已熟。珍重千萬。不具。

前作寄書。未兩月而復函至。甚可喜。秋涼想佳適。今年既未能去此館。明年又是塲期。須躡。若主人酉過上半年。亦無取更動矣。吾姪浣江已來。其書不必寄去。內係吾詩文。

集異之可拆取。亦不必寄回來矣。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資遜之。亦是塗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塗轍既正。用功深久。於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名遠乎。近世人習聞錢受之偏論。輕譏明人之摹倣。文不經摹倣。亦安能脫化。觀古人之學。前古摹倣而渾妙者。自可法。摹倣鈍滯者。自可棄。雖揚子雲亦當以此義裁之。豈但明賢哉。客中惟慎重不具。

去冬得田令君書。託爲奉邀。時望異之歸甚急。又不知所在。無處奉寄。待至今正。冀乃以書復之。適得異之書。乃知在德州也。所謂人生聚散。有數存者。其信然乎。獲依於淵如先生。亦殊佳勝。想六月必歸赴鄉試。吾在此尙可以一晤。鹿鳴宴後。吾亦歸里矣。淵如先生能即以謝書付雕否。甚望甚望。八十老翁。獲一讀此。亦不枉一久活也。田公處自己延師。然其意頗厚。今將其書寄來閱之。吾癡頑之狀尙不減。異之今年想不免稍尋舉業。希作詩矣。客中珍重。一切面悉。茲不具。

惜抱軒尺牘

卷五

先生與用光書最多。今分爲三卷。而以家門數書冠其首。

與陳約堂

前月獲侍須臾。旌旆遽發。方切企仰。郎君至。復荷手書存注。又詢知近履萬福。無任欣忭。德門多才。家學累襲。當爲四海不多覩之族。而郎君之來此者。則又仙芝琪樹之尤盛者也。雖鄙夫得見之。爲心志怡懌者累日。况撫諸膝下者哉。顧以衰年陋學。無所發之。求馬於唐肆。眞使虛此行造耳。愧報愧報。見會榜錄。知賢姪孫獲嵩。英少鵲起。欣賀曷任。漸熱。伏惟慎護。茲因郎君行還附候。不宣。

久別相思甚切。九月間賜書。竄在江甯。未及接讀。頃始見鈔稿。具審垂注。又荷俾郎君校刻鄙文。感荷之餘。彌深愧赧矣。卽吉之後。里居自爲上策。今之時事。難於肩任。識必及之矣。第恐事勢迫人。有不能不更嬰簪組者耳。秋闈犬子倖得與名。甚爲逾分。今將其硃卷上。寄求教。郎君遠大之器。蹇蹶未足憂。竄明歲固仍居鍾山。可以聚居。但無以益之耳。賤狀近悉如常。惟老態日增矣。冬寒。因使率候近祉。餘不具。

三月杪。郎君抵江甯。敬審起居萬福。接手書。見推太過。愧赧愧赧。又荷寄隆儀。益增愧矣。郎君在此。於竄眞成家人。雖淡泊而安恬之甚。所嫌竄胸臆淺陋。恐無以副其千里來從之意。第傾其所有以與之而已。聞伯母大人佳城已定。而時日不合。稍展復土之

期。石士不能記其山向。有人來望。寄知也。聞吾兄彈冠復出之志。尙在進退之間。竊計近日宦途。愈覺艱難。裹足杜門。未可謂非善策。但里居亦大不易。苟非痛自節省。痛改潭府積習。則其勢不能久居。有迫之而出者矣。想吾兄亦必籌計及此。然母乃有牽係俗情。不能自克者乎。冀賤體衰憊。然較往昔接對時不甚相懸。不知尙有再晤之日否。朝夕慎護。率報不備。

前月得手教。具審近祉。爲慰。吾兄精神猶健。出而宣續勤民。亦其宜也。但不知擬的於何時赴都門邪。郎君在此一年。愧不能大有以益之。自是日進於廣大。亦復在其自拓耳。冀舟行歸里。必經大江。石士自由浙回家爲便。故不可同行也。承命書伯母大人墓志。拙書不足觀。強爲之耳。而江甯刻手甚低。故令攜至蘇杭。乃上石耳。冀同鄉章淮樹觀察。於選擇一事。實爲精造。故煩爲伯母擇大葬之期。定於明年臘月廿二。想賢昆季便可遵之。不須更移動也。吾兄若再臨敝省。則冀猶得藉以瞻對。不則恐將終身睽隔矣。臨書恨恨。無以爲懷。朝夕惟保重。餘不宣。

起居伏想佳勝。企念甚切。而無由接待也。目今寶眷已全至署。抑尙有留居府第者不

豫中盜警。固不至陳。然辦理軍需。當所不免。勤治公事。暇豫當亦希矣。不知此日已得清。了未邪。弟今年三月來江甯。一切纍適。惟老態日增耳。安徽江西一路。時和年豐。米價大賤。此則吾兄與弟等所共快者也。東浦方伯甫去安慶。而石君先生又內擢。敝鄉殊悵失此兩賢。而汪稼門之離貴省。亦當以爲惜也。朝夕惟保重千萬。率候。不具。使至。接讀賜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知今冬當有覲見之事。荷恩褒擢。理必可期。更冀旌旆再莅江南。俾弟得因復瞻對。乃所大快耳。諭作藏書樓記。擬成一稿呈閱。未審便堪用不。知新城辦大葬事已成。以尊府世德。決之天道。其必爲佳城無疑耳。冀近狀亦尙與曩昔相似。惟精神日短。故老態也。承厚誼過重。極令人慙。率復。并謝。不具。使至。接讀惠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知二世兄籤掣第一。榮授甚速。尤爲可喜。至干近時任官。當新故接續之交。多有不易辦理之處。吾兄當小耐之。亟欲擺脫而去。恐未易言也。江南官場亦甚窘。趙觀察至。將署中家小。盡遣還里。以免累。亦良苦矣。賤狀尙如往昔。承賜多儀。愧謝愧謝。今因使還。附呈拙書四幅。不足云清玩。聊以見千里面目而已。漸涼。惟珍重。不具。

使至得賜書。并以犬馬賤辰。過蒙厚誼。豈勝感荷也。今歲碩士獲捷。良爲可喜。推其行運。宜聯步南宮矣。知其奉命。即于今年進京。誠爲得計。吾兄解組之時。即賢子升朝之日。于進退之宜。不亦兩得乎。冀賤狀尙復如故。來歲移主敬敷書院。此小人懷土之利耳。茲附使還。敬謝兼候新祉。不具。

與陳果堂

竊與五兄。雖未奉顏色。狀夙聞風。誼託神交者久矣。去歲令姪石士過皖。承賜書。展讀欣忭無既。但自慚庸陋。見許乃過重耳。又承寄示諸經刻。冀生平自審。以癡妄故。迷失本心。求得一二繫驢概。冀以自救。而仍爲習氣所牽。終無實得。今因嘉惠。迺更增媿悔。願與五兄相望于數百里間。共爲策勵耳。日幸珍重。不宣。

復陳鍾溪

想望清光久矣。南北睽阻。不獲一見。邇者閣下持節視學江東。計按部必至江甯。固私欣可奉對矣。而閣下又先惠書來。辭意淳厚。推許過優。讀之愧悚。鄙陋毫昏。惡足以副閣下望哉。閣下所云文足以規士行者是也。夫士誦習先儒。謹守成說者。固未必盡賢。

也。乃至肆。狀。棄。先。儒。之。正。學。掇。拾。訛。陋。雜。取。隱。僻。以。眩。惑。淺。學。之。夫。此。其。心。術。爲。何。如。人。哉。衡。文。者。不。能。鑒。別。往。往。錄。取。轉。相。仿。效。日。增。其。弊。此。何。怪。士。風。之。日。壞。也。閣。下。毅。狀。欲。率。今。日。士。習。使。之。端。固。當。變。今。日。文。體。使。之。正。且。士。最。陋。者。所。謂。時。文。而。已。固。不。足。道。也。其。略。能。讀。書。者。又。相。率。不。讀。宋。儒。之。書。故。考。索。雖。或。廣。博。而。心。胸。嘗。不。免。猥。鄙。行。事。嘗。不。免。乖。謬。願。閣。下。訓。士。雖。博。學。強。識。固。所。貴。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學。爲。歸。宿。之。地。以。此。覲。於。士。習。庶。或。終。有。裨。益。也。乎。承。徵。取。鄙。著。刻。本。今。呈。上。九。經。說。詩。文。集。各。一。部。幸。閱。教。之。冬。寒。惟。珍。重。多。福。率。復。不。宣。

與陳蓮舫

希頤

鑑溪從弟四先兄觀長子

書至敬悉。劉生前有欲在家讀書一年之志。不知伊肯就此館不。竊自作書問之。其字乃明東也。關聘卻可遲步寄去。尊照兩手卷已題繳上。但不能佳耳。邱鈔併繳。餘明日奉造。面悉。不具。

與陳碩士

再得書。知待奉清佳。爲慰。驟熱遂甚衰羸。乃殊畏之。臂痛亦未大愈。故艱作書也。震川

論文深處。望溪尙未見。此論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爲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義法亦不可不講。如梅崖便不能細受繩墨。不及望溪矣。臺山則似於此事更遠。想其所得自在禪悅。而不能移其妙於文內。其時文大不及二林居作也。簡齋已歸。而漸亭於此月初四喪矣。此閒樸學。舍此更無人。甚可哀惜。吳殿麟赴揚州二十日矣。不知今赴鎮江不耳。孔信夫去後。未有信來。此閒大僚。無不被罪。使人哀歎。世閒臺山允初所事。豈非大得邪。所存窗稿閱其半。然所論已盡。今便以寄還。采之文尙未闕出。呈尊大人名帖。乞爲候安。茲因使還略報。餘當俟面悉耳。庚戌

雨後乃大熱。想侍奉佳勝。讀書方勤厲也。文家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借徑。一旦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此中自有眞實境地。必不疑於狂肆妄言。未證爲證者也。靠左臂尙未全愈。鈔辭賦尙未得。餘不具。

使至。得書。具悉佳勝。爲快。書內筆勢增進。殊可喜。所不逮者措詞簡當。波瀾老成耳。此固非一蹴可至。久爲之當自得也。熏臂痛已愈。但筋硬尙不能自捫其頂耳。秋後乃爾。

苦熱。適有雁翎扇三柄。意嫌其華。今以奉寄。可供堂上以助夏清。則其宜也。詞賦已鈔得西漢以前。且付來足。朝夕保重。

使至得書。知還姑熟後佳好。爲慰。奇來數詩改本。大勝於前。其述夢作亦佳甚。氣流轉而語圓美。此便是心地空明處所得。由是造古人不難。惟次東坡韻詩。尙蹇滯不爲妙耳。簡齋豈世易得之才。來書所言是也。欲得筆勢痛快。一在力學。古人一在涵養。胸趣夫心靜。則氣自生矣。高才用心專至如此。久當自知耳。郭茂倩樂府佳書。作詩家必不可少者。略遲并梅氏算書同寄。尊大人前幸爲請安。想當俟制軍入金陵時來見之。然制軍之來此。尙無消息也。涼深。惟朝夕保重。餘不備。

寒初遙。惟侍奉佳勝。竊此閒如常。定於廿九日發擢歸去矣。爲尊大人作壽文已就。今寄閱。以謂與熙甫集中壽文之佳何如邪。辭賦續鈔得兩卷。其餘今不及。須俟之來年矣。惠氏左傳補注。亦自見。讀書精密。處特嫌其所舉太碎小。近世爲漢人學者。率有斯病。愚意不喜之。覺殊不能逮。顧亭林也。閱其書。見爲用力勞而受功寡。隨園昨已自揚州回。然腹疾究未能愈。今見邀作預輓詩也。令舅氏有信來否。今在何所。前歲所與書。

鈔來望見寄也。冬寒。惟保重千萬。

春間靠過太平。值尊府君已去。旋將一札并扁聯一副付魏江甯寄去。竟不知得達否。即日想侍奉佳好。今年居此。可與語者尤少。極令人不樂。遠念碩士。彌如芝鳳矣。入冬乃有王眞吾來。博聞強識。大是讀書種子。建昌良多才邪。閱邸鈔。知山木先生已令晉中。不可挽入山林矣。其抵任後意況何如邪。其郎君隨任來。尊祖母太夫人係與凝齋先生合墓邪。抑不邪。大事辦理畢未。甚念甚念。冀詩稿去歲鈔成二本。爲同年蘇園仲取弟二本攜入皖中遺失。惟底本存碩士處。當尙存。希爲鈔補。自甲午出京新城道中賦木介七言古詩起。凡兩卷也。鈔成遇便見寄。茲寄手書金剛經一部。發願之意。欲供十方善知識持誦。願碩士能自持誦最佳。勿作收藏字畫也。冀於數日內卽歸桐城。明春當不免復來。衰罷能并此席謝去乃快。恨不得耳。簡齋先生乃更健於去年。甚可喜。曲阜孔信夫則於江東歸去卽殞矣。茲書付眞吾轉寄。冬寒。保重。乞爲問尊大人几杖近安。餘不具。

辛亥

冀冬初在江甯。作一書付王生轉寄。當必達。頃在里得七月七日所寄書。

好。承餽紅布磁器蓮菰併至。謝。竊春閒從江甯魏君處寄書。乃未達。想在七月後邪。尊祖母太夫人葬期。想在壬子秋冬。誌文擬略遲撰成。自覓確便寄至尊公處。當在來春耳。厚畚先生墓表。當一併寄來。今尙未成也。竊近衰態彌增。去秋傷鄰。今乃發動。小不適耳。知閱注疏甚佳。然此非一年所能了。勿貪多而欲速。浸灌深則自有得耳。詩古文當以性情所近專治。一途一時欲其兼善安有是理。邪。所寄詩五首有風致而格迺不超。又頗覺語繁也。竊在里中。親族時以事黜之。轉不若客中之靜逸。尊公書今且未復。先爲請安。竊之書亦未復。其專力班史。自爲得要。凡人學問千歧萬派。但貴有成。不須一轍。實有自得。非從人取。斯爲豪傑矣。勿勿畧報。餘續問。不一。

近想嘉善。竊去歲先後共寄三書。當盡達邪。尊大人前乞爲請安。令作太夫人志銘。謹爲撰成。殊不能工。錄本呈閱。不知便可用否。其銘內某山字須酌改填之。竊今春不免復至江甯。老病厭看時文。又居此不能成就人才。所最望者一汪兆虹。而正月內天死矣。尤令人不樂。兒輩就此下場後。明年欲另謀託居處耳。魯君墓表亦撰成。望即轉付其世兄。其厚畚集尋閱一過。無甚優劣。不須選定。盡存之可也。勿勿不及另作書。望爲

轉述此意。今冬冀必在里。望碩士與魯世兄秋闈得雋。計借過桐城時。可快晤也。春寒。保重千萬。餘不具。 壬子

前月得手書。及爲冀鈔舊詩一本俱至。未及復。適又得閏月廿五日手書。具知近日侍奉清安。爲慰。今年北方旱而南多雨。江西及徽州皆水災。其江南餘郡則幸不爲病。似尙可爲豐年也。冀居江甯。鄰痛未發。然此所患者在冬固不在夏也。聞山木先生治政卓狀。超越流俗。欣快欣快。未知其上官能知而容其若是乎。抑爲世難行之事。孰睽情詭。多方以難之。山木先生竟能以久處不變乎。果爾。雖小邑不徧及世。而亦斯民之福也。簡齋與榕門相國書固善。狀吾以謂猶未盡。今世士夫膏肓之疾。必據其疾。則經云心誠求之。四字足矣。奚以多言爲哉。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爲。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啓。必不能盡其神妙。然苟人輟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啓之哉。石土前書中云近讀晉書。冀以謂非也。讀史惟兩漢最要。次當便及資治通鑑。晉書當又在所緩。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語於初學要爲有益。不可反嫌其隘也。暑熱未已。惟慎自愛。不多及。

使至得十一月十三日書。具審侍奉清豫。爲慰。秋闈小屈。宜勿置胸中也。二魯之雋。自可喜耳。冀明歲自不能去金陵。石士能來聚居。豈非至樂。所患衰罷遺忘。無以相益。奈何。拙集遽承爲開雕。雅誼則誠厚矣。然從此恐益爲海內學士之所嗤笑。自反亦實歉然。敢忘愧邪。經說今更將底本寄來。以石士處本子。不若此處之全。如己刻。不妨補篇於卷末。其古文十卷。且勿刷與人。如史文靖墓志。冀已刪去不入集矣。文旣非佳。亦恐招怨。其餘亦有類是者。大抵經說不妨先傳。詩文宜俟身後耳。冬來鄰痛未發。似愈矣。夫文章之事。望見塗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由天授。冀所自歎者。正在才薄耳。頃見王鐵夫文。規模頗正。其才恐不免與吾輩上下。無復古人意致佳處也。然所見不多。猶未敢深定。或別有佳勝邪。尊大人出處之事。未敢遙決。里居而能自安。則閉戶可也。苟不能安。則反不如出仕。更審度之。冬寒。保重千萬。餘不一。

冀在家接去冬見寄一書。昨到江甯。又接二月十一日所寄書。具知近狀安好。北行已輟。惟尊大人赴補入都。此策亦自佳。但惜隔相見耳。書內云月之初七先有一書。此則未經接得。不知何處浮沈矣。錢辛楣先生見陳方伯。極稱石士之賢。許古文之必有成。

當亦是海內一知己也。前輩愛士雅懷。殊不可沒。至其必欲以秦桂林四郡置初立三十六郡之內。及不許廬江郡本在江南。窺其意似有堅執已見。不復求審事實之病。四郡之立。在三十六郡後。見於本紀甚明。何須更辨。若廬江。則招魂固云路貫廬江。又云哀江南矣。古廬江在江南而後移於江北。猶豫章在江北而後移於江南。今之九江潯陽。皆從江北移而江南者也。夫何足異。鼂嘗謂辨論是非。當舉其於世甚有關繫。不容不辨者。若此數郡所論。不過建置前後之異耳。得亦何足道。不得亦何足道。于世事之治亂倫類之當從違。夫豈有所涉哉。莊子云。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鼂於辛楣先生處。已不更作復。聊與吾石士言之耳。考工記一本。今以奉寄。衡兒在家廢學。今令其往山西投兩通家。覓一館學。以拘束之。亦爲來春會試資也。觀兒納婦後。仍隨至書院。第三兒亦隨來。又延一表弟左君來。誨之。鼂精神又減於去年相對時矣。餘不備。甲寅

癸丑歲用光隨侍先生於江甯。故一年中無書札。此甲寅夏間所發札也。自此至乙卯丙辰三年中。尙有書七八通。皆在陳州。燬于火矣。辛亥歲先生云有三書見寄。而春間一札。則未之得。

不得石士問近一年矣。去秋冀於此閒作兩次書。至家後又作一書。皆不知曾見不。遠路通問。固是難耳。卽日想侍奉萬福。今年當常居陳州邪。抑擬還家邪。冀今年三月攜觀雉兩兒來江甯。近況平安。但冀日老憊。精神全減。苦右臂痠痛。作書艱難。大字竟不復爲矣。此閒東浦方伯去後。彌覺蕭索。吾亦思引去耳。九經說已刻成。尙在刊改舛誤。稍遲可以刻本奉寄矣。衡兒畱居里中。有信來知亦平安。但嫌其不勤爲學耳。隨園主人病腹泄。三四月不愈。老人若此。亦甚可憂。前輩凋謝欲盡。而世事未平。使人四顧增不快也。兩魯在家佳。不有消息至邪。胡維君在浙江。作一小書院。而爲保舉事。大致窘困矣。石士作何功課。安得更一聚談邪。五月而氣候殊寒。保重千萬。畧報。餘不備及。五月朔日。丁巳。

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駿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當時文體。而卽得漢人雄古之意。歐曾荆公官文字。雄古者鮮矣。然詞雅而氣暢。語簡而事盡。固不失爲文家好處矣。熙甫於此體。乃時有傷雅不能簡當之病。若絜非先生此數篇。又下熙甫數等矣。但以其議論設施言之。則亦足存。若爲之竄改。則大難矣。以此知文字

必須身前自定之也。薰曠自定詩集十卷文集二十卷。詩集現付刻。計明秋可以成工。文集俟再辦耳。

使至得書。具審近祉。入都之計。輟止亦善。而明春過桐城。又得一番相見。則尤所快慰矣。薰於十月自江甯行歸。其月杪到家。今皆平安。老年惟耽愛釋氏之學。今悉戒肉食矣。石士聞之。母乃笑其過邪。然其閒頗有見處。俟相見。謹告耳。尊大人前。叱名請安。行人勿勿。不及作復函。今歲既以軍事畱行。恐明春行。亦未能速耳。經說及補注。俱付使者。餘一切俟面悉。不具。

去冬一札。想已達覽。新正諒侍奉增勝。薰如故狀。去臘之朔得一孫。而衡兒大病一場。幾死。今乃痊愈矣。擬於二月廿四五赴江甯。石士能於此前至乃佳也。署中想一切安善。聞教匪又漸入豫。此殊令人愁。恐辦軍需不能輟也。奈何奈何。簡齋先生於十一月十六日捐館。使人有風流頓盡之歎矣。餘一切面悉。不具。 戊午

頃得四月十八日杭州見寄之書。知比解纜欲發。計今抵家當旬餘矣。寶眷自一切安勝。植之當亦佳也。薰居此如故狀。詩集刻成。今以封寄。行後薰知所鈔奉贈五言詩。遺

未取去。有茲刻本。亦無所用彼矣。江西開府處。乃托方坳堂觀察爲致書。非冀自致也。伊是兩姻家。可於往來書中達其說。亦非專函。縱雅意審思。遂不辦彼言之亦無害耳。漸熱。惟保重。餘續報。不具。

是月作一字。并冀詩集一部。付江西提塘處寄新城。不知得免浮沈不邪。想與寶眷久已平安抵家。今當命期應試會城矣。保舉事辦未。方觀察與張撫書。則固已達矣。此間一切如常。衡兒尙未至。伊葢俟北試人同伴耳。詩集今更以一部寄來。以備前有失也。餘不具。六月十一日酷暑中。

石士自歸新城後。此間總未得消息。而冀於此寄兩次字。亦不知其曾到不邪。見江西全錄。石士乃又被屈。使人憤慨。然卻願石士恬然勿以櫻懷也。明歲必有恩科。固當就試北闈。想必先省覲。過桐城可一晤邪。植之在貴宅佳不。江南榜亦甚不稱人意。伊當亦見之矣。冀於八月半後攜衡兒遊吳中。遂至西湖。亦是衰年一快事。想石士聞之。亦爲余喜。作古今體詩四十餘首。擬明年以補入集中。其間頗有奇作也。九月杪回江甯。近狀平安。於此閒先遣持衡入都。然後冀還家。十一月初十頭事矣。東浦先生來此。爲

武主考。以督撫皆任河務。不能來。其四郎君又獲雋。殊以爲大快矣。竄在蘇州。獨值莘楣旋里不得見。而竄去江甯時。王蘭泉適又來此。此卻は今秋可恨事耳。頃江甯已大覺寒。新城想不當爾。惟保愛。餘續報。不具。十月十三日。

頃爲蔣心餘之子作墓碣。頗以自喜。石士試覽之。以爲何如邪。竄今歲寄石士後一書。卽付此君之子帶去者。不知曾送到不。今亦不知其所在。想不出南昌。煩轉訪得。以此文付之。竄又爲隨園作誌。此老身後。大爲杭州人所詆。至有規竄不當與作誌者。竄謂設余生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其人曰。是固宜也。余謂隨園雖不免有遺行。然正是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第不得述其惡。轉以爲美耳。其文頃未及鈔寄。石士評吾此論非謬邪。竄於十一月六日回里。衡兒卽於此日入都。頃桐城寄來九月十七日所發書。一切俱悉。所要五七言今體鈔。今寄去。至五經莊子等。卻在桐城。正須後寄耳。

久未得消息。懸念之至。使至乃甚慰。然念石士方欲以文字自適。而當辦擋官舍諸煩瑣之事。可謂達才易務矣。然處之正須細心甯耐。此中卽是學問也。聞習之之。使人

痛悼。近來才志之士天使之得成就者。何其少邪。夢樓所閱詩稿。及植之詩。今寄來。朱筆則稟記也。夏閒新城寄來府報一封。今竝寄。山木文且將印本付來。足其板。旱路難帶。擬攜至桐城。俟遣人回江西過桐。取去可也。稟詩補刻五卷。十卷之半。甫付之。俟刻畢再寄。謝蘊山陞廣西撫。胡維君自不能同去。不知作何行止。夢樓大病背疽。今收口尙未盡。病中仍晝夜危坐持誦。亦殊學道之功矣。衡兒未考教習。留京無事。或將歸也。此聞。九月望日。巳未

新年想侍奉增祉。差至得書。祇悉一切。荀子及麈菰杏仁收訖。謝謝。去冬十月惠書已至。而十一月書則未得也。所論道書河圖之旨極佳。至如荀子得用於世。未知所就何如。此非吾儕所敢臆斷。若古禮朝必君臣皆立。無有坐者。吾論語說中已辨之矣。坐朝蓋起於戰國之佚君。而荀子乃不能辨。此與乘六馬。皆春秋至戰國中閒變易之事。其閒書傳至少。無由斷爲誰始耳。至都有稟同鄉新改部之汪崇義及歛新庶常鮑雙五。皆佳人。而於稟素交。不及一一作書。宜往晤之。爲稟致意可也。稟詩有補入鐫者。今以一部奉寄。古文辭類纂。且以鈔者寄去。尙有未畢之本也。山木先生文。似無庸更作序。

但以蘇志銘刻入其集內足矣。習之有石士哀辭。其人已盡。若欲埋銘。亦以石士言之。爲有情。可以有佳文。自蘇言之。終是疏也。胡維君乃隨謝中丞至廣西。持衡已至浙江。此時在會稽看縣考卷。畢後或在浙作館。或歸里。尙未得其信。蘇二月底赴江甯。別後亦作數篇文字。然無甚佳處。又鈔不及。今以有本者奉寄。尊大人前請安。不另具啟。春雪寒甚。草草奉復。不多及。正月廿二日。庚申

使至得三月廿二日手書。知佳勝。擬孟夏初入都。朕則今已行矣。盡已之道。得失進退。聽之天而已。想高明所見亦若此也。至論重卦謂甯人不始于文王說爲不然。則周禮于三易。皆云別卦六十四。則甯人之說不爲非也。張桐岡詩文略覽。此殆是奇士。古文雖似未能入妙。然頗有規格。詩更勝于文也。畱此熟復之再報。古文辭類纂。僅有兩類四本。且寄來。其餘尙在人手鈔尙未畢也。使行欲速。畱復不具。

月初鮑庶常入都過此。作一書併古文辭類纂付之。時匆匆多不及詳。秋涼想佳勝。北園事畢。位望一撻。假如不得。南歸邪。抑畱京邪。所論塵而不征。塵是屋稅。征是貨稅。塵如今房租。非如今地丁矣。古市屋有官作。稅之豈謂無理。唐稅閒架。乃民所自爲。屋安

得一例乎。夏時冠周月說。誠爲不當。此閻百詩駁之極暢。載尙書疏證。可檢視也。唐棄維州。司馬溫公是其事。吾意以爲非。夫要功域外。以病民者。固不義矣。若棄已成之功。失控制之要。其爲國病。亦豈小乎。假令牛奇章非出于忌媚。忠于爲國謀。吾猶以其策爲失矣。顧甯人謂夏商皆有重卦。此據周禮太卜其別皆六十有四句爲證。非誤也。至以左氏筮詞不見周易者爲夏商易。則無據之說。左氏所載元卜辭。吾頗疑其自造。非當時本占。其筮詞亦豈必誠有哉。况敢定以爲夏商易乎。享禮之禮。賓以奉主也。但稱一享字則不辭。安得因是混主禮賓之禮乎。聘享與私覲皆同時行之。不容多閒。安得雜以主禮賓之事邪。寄來張桐岡詩文皆有可取處。佳士也。其人似無師友見聞之助。故不能卓然成就耳。竊近苦脾滯。閒止閒作。老人火衰。極是不佳之候。簡齋叅前三四年正如此。此亦聽之。其餘率如故。草寄。不盡。

九月在江甯。見京兆題名錄。知獲雋。甚爲欣快。頃使至得書。知近侍奉在陳州。一切佳勝。又增快也。竊在江甯。曾三次有書相寄。內有鈔本古文辭類纂。及閱石士所爲文。乃竟未有一字得達。豈行者遲緩故邪。想今必在令姪寓邸也。尊大人壽正思作一序。

尙未能定章。蓋竄昨日始到家。一切匆匆之甚。下月若有尊使過桐時。望令其來取也。衡兒見隨來家。明年當與馬舍甥父子同入都。自當相見。竄以年衰。畏涉江濤。明年改居安慶。數書院矣。文集江甯諸君合爲鐫刻。約二三月可以成功。竄亦姑聽其意。近狀大約如舊。餘俟報。不具。

前月晦一書。當已達。今計已計借入都矣。竄近狀如前。爲尊大人壽序已脫稿。亦未能佳耳。今鈔一本子寄閱。方植之一書并寄。伊七言律乃大進。極可喜也。衡兒須正月初北行。此閒一切。彼到京自詳之。前幾次所寄古文辭類纂。當悉收齊。此閒記憶不真。設有寄重複者。可寄還也。都中晤覃谿先生吳穀人。注存義鮑雙五輩。可爲各道相憶。嚴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惜抱軒尺牘 卷六

與陳碩士

新年想動定增福。去冬便公車北上邪。抑遲至今春邪。竄作尊大人壽序。俟使者來取。而竟無人至。豈尊大人歸途不經此乎。竄入春來亦尙如故狀。二月往皖。石士想不盈。

作舉業。固當不爲一世所不好也。此間一切。衡兒來京可以面述。故不詳具。去歲作一字擬付使者。今并寄閱。辛酉

月半得京鈔。知榮與館選。欣慰之至。茲尤足慰尊大人之心矣。夏初尊大人過此。精神意興致佳。想歸後屢有字入都矣。竊居此亦適。但寡可語。敝郡殊乏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植之今歲在注稼門家館。其舉業加進。殆可望中矣。彼云六月擬過此。石士今當不免且勤作館課。他事亦當姑置矣。貴同年中竊所知差少。中必有佳士。猶願聞也。前番寄來文四篇。今并寄飽乎仁義兩義。眞足存矣。望見衡兒時勸諭以靜坐寡交。想彼心如野鹿矣。竇眷今年入都不。朝夕珍重。不具。

得五月廿二日手書。具知佳勝。爲慰。竊六月初有一書交摺差。想今已達邪。此書未得竊書正言。今石士宜留京受職。或歸省耳。皖中殊靜於江甯。寂寞則素性所能耐。賤體亦未至甚狼狽也。但恐老翁理無久壯耳。明年歸觀必過此。當得一會。衡兒督教之苦。或有動耳。甚願甚願。古文已刻就。正在校改未印出。周東屏回時。當可寄來矣。初寒珍重。不具。

去臘得十月十九所寄書。具知佳勝。此日想勤作館課。散館後決計南歸。良爲善策也。竊去冬大病幾死。今雖愈而時復發熱乏氣。要之此亦衰年應有之事。但恐未足當朝聞道三字耳。文集刻成。而殘缺數葉。至今不曾補來。故且未寄京。俟得卽寄來也。寄來數詩有利鈍雜出處。已畧評之。南來相見。得更詳論之耳。衡兒無論中不。今年總令回來。或便可奉陪同舟矣。江西鄉闈得樂君甚佳。此與吳蘭雪吾皆未見。然見其詩誠一時佳士也。植之今在阜陽王令處館。明日動身矣。茲附問新祉。保重千萬。不備。壬戌

夏閒得邸鈔。知己畱館。甚可喜。藥治三來。得書云秋閒南旋。不知今已侍奉在里邪。抑尙在途邪。一切佳勝不。甚念甚念。寄來之文。尙不免牽於應酬。不能極其才力所至。此後肆力爲之。當大有進步耳。亦止是熟讀多作。固無他法也。竊近狀尙如故態。此月廿一日回桐城。十一月初赴六安州。爲修志書。臘底當歸。書云入都時擬見過。極喜。垂老更得一相見。眞所願。須必得果耳。新刻文集在京時已得未。今更以三部奉寄。鄙意殊有未協。欲改竄者。而已爲江甯諸君所刻。凡文字大抵不欲早付雕也。衡兒尙未到家。漸寒。珍重千萬。不盡。

去冬在六安得所寄書。悵悵之至相遲早五日耳。遂不及見。甚可惜也。卽日想佳勝。侍奉萬福。昨得臘底見寄之書。云有欲來皖之意。果爾。可一快晤矣。但此間覓今歲之書院。則必不可得。若明歲則石士當進京考差矣。或由是向維揚一行乎。然恐亦無大濟也。冀閱所作古文本子。自己接著寄至六安者。仍前古文耳。所益無幾。大抵近作詩進。而文退也。此本且存此。俟駕至奉還。冀在皖如常。衡兒乃在淮安書院。茲畧報。餘面悉。

癸亥

今秋冀以借書院與臬臺暫歸。而石士適於此時過皖。遂不得見。行後十日。冀始至。聞之甚可悵悵。連得三書。盡知在途安勝。置家章氏宅旁。得暫安息。甚善。不知行旌以何時抵京。想仍與令姪學士同居也。冀頃又自皖回家度歲。一切平安。幼子執雉於前。月底生子。衡兒辭淮安之館還家矣。石士前所寄文俱爲閱過。其間卓狀精詣者。不能及半。而牽于應酬者多。大抵好文。字亦須待好。題目狀後發。積學用功。以俟。一旦與會精神之至。雖古名家亦不過如此而已。吾刻集後所作亦十餘首。狀精神日減。文有退無進矣。時文除石士所刻六十篇之外。又得百廿餘篇。其中佳者似可與荆川鹿門抗行。

此事在今日。殆成絕學。以俗人但知作科舉之文。而讀書好古之君子。又以其體近而輕之不爲。不知此與作古文亦何以異哉。章觀察已喪。寶眷自當急入都。狀恐不能得速。正可隨糧船之尾耳。山木先生文版。吾已忘卻存于何處。今走字與吳子見白之。承寄紙甚佳。今寄竹筆筒一枝。古尺鎮紙一枝。聊慰遠送之懷。冬暖殊甚。不知都中何似。朝夕珍重千萬。餘不具。

去冬一書。自江甯寄京。已達覽未。石士行于何時抵京。寶眷又於何時行到。想一切安好。甚念甚念。冀頃已來。曉攜衡雉兩子。併一長孫居此。亦輟遺筆記。長有改竄增刪。故未欲刻。正須待身後耳。六安志尙未刻出。廬州志刻出矣。然惟沿革一門。出冀手。餘非所作。書多亦難寄。另俟便耳。令五叔所託作令十三兄志銘。苦未寄行。略來。以意所知者爲之。想亦不過如此。而不知其字及其妻子姓名。中之科分。死之年月。故其文空若千字。煩石士填之。其有須改者。便逕爲竄易。更望鈔一定本見寄。章淮樹觀察已喪。亦甚可傷。劉明東今年在懷甯縣署作館。方植之卻閒在家也。答令叔一書。希爲寄去。朝夕珍重千萬。不具。

甲子

三四月間連得京邸見寄兩書。具審清適。爲慰。竊亦以兩次書寄京。然書來時皆未達。今并至不。眷屬於何月始至京邪。甚念甚念。泰山道里記三十年前隨手寫付。承爲鈔來。大增舊游之感。然竊生平作文自少。如此等遺佚者。要亦希耳。近日亦無甚文字足相寄者。經說筆記。皆略有增益。終不成卷帙。盡舉付刻。正須待死之後耳。石士寄來文字。達生解最佳。庶幾東坡。述典亦可。然未出近人疆域。大抵頌辭每以曠曠爲病。能如孟堅典引。已大是難。況西京乎。與明東書祭靜山文皆不佳。陳戶部文一篇。不能見佳處。然不至俗陋。便是可學。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寄來文章體則。此是一鄙陋時文家所爲。其論之謬處。便大謬。如數胡濬不謬處亦膚淺不著痛癢。如云以理爲主便是必須超出此等見解者。便入內行。須知此如參禪。不能說破。安能以體則言哉。寄紙印書甚佳。今以詩集三傳補注各五部寄來。文集版尙在江甯。率寄不具。

自入春來。惟動定佳勝。孫庶常家足力來。得書畧知近狀。竊亦尙如舊態。今年尙在皖。此時尙在家未往耳。衡兒竟以盤費不給。不能赴公車矣。石士去年考差。文佳甚。今年

會園。或當與分校邪。甚望甚望。鐵夫不逮梅崖。誠然誠然。墓表自與神道碑同類。與埋銘異類。神道碑有銘。似墓表用銘亦可通。然非體之正也。吾謂文章體制。當準理決之。不得以前賢有此。便執爲是。如贈序中用不具某頓首與書同。此顏魯公蔡明遠序體也。直當斷以爲不是耳。安可法之邪。今年吾鄉有作聚珍版者。擬將經說及五七言近體詩鈔皆另印出。當於秋冬閒可奉寄。劉明東縣試得前卷。必入泮矣。伊今在郡。珍重不多及。乙丑

連得數書。具悉近况。爲慰。竟欲出京南來。吾固欣與石士相見。以解思憶之情矣。然爲石士計之。亦有難者。若只是一身攜兩僕。至此。則便於吾處住可矣。何必買屋。若攜家而來。計家口不少。豈三百金之宅所能容邪。又不知石士此時。已將分授產業已費去無一存邪。抑尙畱少許差足爲生計乎。此閒住家約須有二千金買一田一宅。乃可憐爲常居之策。然度石士有二千金。亦當且畱京。以待丁卯或得一差。不須急爲出京之謀。以此思之。須更熟議。不可造次。令進退難也。吾則定居於此。今已買一田供食米。明年衡兒攜其婦來。且住書院。緩緩置屋。大抵買屋亦得千金乃穀耳。近狀大抵平安。略

報不具。

所寄來詩文皆有可觀。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執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詩以五言爲佳。見寄三首。及爲陶意雲題圖之作。皆極善。此是興會到故也。七言嫌落俗套。無新警處。蓋石士天才與此體不近。不必彊之。大抵其才。馳驟而炫耀者。宜七言。深婉而澹遠者。宜五言。雖不可盡以此論。拘而大。概似之矣。吳蘭雪前歲曾有一文字。冀爲閱過。併有一書與之。其書係衡兒付會運使。看來蘭雪似不曾接著也。此番所寄來之文。吾因石士與之至好。便同學徒文一例抹闊。亦孟子所云有人之患者矣。一笑。大抵作詩古文皆急須先辨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況求妙絕之境乎。此間作古文有荆溪吳仲倫。作詩有江甯管同。又梅總憲有一曾孫忘其名。才廿一歲。似異日皆當有成就者。亦視其後來功力何如耳。吾時文尙未刻完。殆須至歲暮乃成。名惜抱軒外稿。冀又拜。前聞石士有出京南來之意。冀以爲其計非是。故作書奉止。今亦竟不見南來。是其止決矣。然究不知在京如何住下也。甚念甚念。冀在此平安。至修志之說。恐不免爲空言。

耳。此日有司窘乏。欲如顏原矣。何暇及此。而省志非各郡縣志。悉成之後。不能爲也。陳君其松良爲異才。其文筆殊不易見。深以數年之功。可以成一家數。以爲知縣。賊夫人之子矣。竊近來作文字甚少。終是有衰態。時文十一月當刻成。又刻詩帖。詩一小卷。年內併可奉寄耳。衡兒已回家。雉兒當來此伴度歲。尙未至。今正寂如僧房矣。旣無人共語。亦不復能讀書。默坐終日。朝食則飯。哺食則粥。其脾衰亦似簡齋之暮年。正以無厚味之傷。故不似其常泄瀉耳。已寒。惟珍重。

前月作一書付陶世兄。將以奉寄。未發而得九月廿六日寄書。乃知前奉寄之書。及闕過石士所爲文。及蘭雪之文。俱未接著。然今當必接著矣。寄與小峴書。及山木誌文。書後皆佳。然有未調適處。故爲竄改。昌黎云。詞不足不可以成文。理是而詞未諧。故是病也。至進冊頁之文。以爲翰林文字。自可。但不能高古耳。須知眞翰林之文。如典引眞符滄州過闕上殿疏。皆不易到也。決意南來故佳。然閒居何以治生乎。必須求一書院。吾見今頃日求書院者之多。反不如在官之不爭也。修志必不能開局。但空言耳。衡兒已抵家。雉兒已來。雉兒今年又生一子矣。吾此數日內。盡取所藏法書名畫賣之。欲得

千金。於此購一宅也。今年南中寒蚤。京師或更冷邪。朝夕珍重。不具。

新歲想動定佳好。冀亦略如故狀。但相別又增一年矣。可勝思邪。去冬兩書由陶三哥處奉寄者。諒已至。臘底吾兩兒皆有事回家。書院中乃僅一孫與一堂姪。相依度歲。固是岑寂。而清靜亦可言也。偶作經說兩篇寄來閱之。南中冬春間異寒。北方恐更重。希加珍重。餘不具。丙寅

得立春日書。具審近狀。入今歲來。體中得大健邪。甚念甚念。正月初冀有二書付盧江胡君稷奉寄。今聞彼乃逗留淮上。不知此書爲寄到否。石士近所作文字駿邁勝往時。誠是進也。更盡力爲之。自更有勝處。詩不必廢。但所重在此耳。冀時文刻成。且寄兩部。諒索者必多。須後便可也。臧君所索文。俟少遲作得併復其書。至修志事。茫然無期。恐不可冀矣。冀居此平安。卜居之謀。亦尙未可定。餘不一。

連得兩書。具知安好。爲慰。冀在此亦平安也。送集正序甚佳。風味疏淡。自是好處。從此做深。或更入古人奇妙之境。然不可彊爲。反成虛僞。大抵石士之才。與學古錄爲類者。茲亦足以名於後世矣。保送道長之事成否。其得失實無甚關繫耳。所寄令叔行狀已

至。兼老德倦於筆墨。賢從兄弟未嘗來求。亦可不作矣。經說今增成十六卷。今寄存石士處。或死後爲刻之。已夏。珍重。不具。

前月寄書至。具審安好。爲慰。兼此閒亦平安也。所寄之文。乃不爲佳。有一篇以鄙見略竄改之。或差勝耳。近江甯有管同秀才。其古文殊有筆力。其人貧甚。在河南作館。寄數文來。今時中所希見。其年廿六。異日成就。未可量耳。微覺腹中書卷不足。濟以學問。不可當矣。有李生取吾試帖刻之。今以一卷奉寄。往有刻試帖者。列吾名數首。乃非兼所作也。今年江西數省禾麥并豐。極可慶慰。但淮揚又苦淮溢。昏墊爲甚。可哀愍耳。吾所收藏翰墨已半歸曾蠶谷。今但有其半矣。行亦廢去。世閒蓄聚能及四五世者。尠矣。近隨園夢樓。插架之軸。皆不知歸於何處。令人悲慨。轉不若身在散之。爲佳也。前所寄經說已達未。竊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兼所媿者功不沈密。不能專治一經。然每於一經內有一二條的論。自當爲後之專治一經者所採用。姑存此書。以待其人耳。在都見秦小峴注銳齋諸君。希爲致候。不及一一作書也。朝夕珍重。不具。

入夏頗得書。具知安好。頃令妻舅魯君來。近狀得聞益詳。所苦政在清貧耳。然實無術。節嗇而已。安能量出而爲入邪。諸文時有佳處。時患語繁拖沓。大抵簡峻之氣。昌黎爲最。更當於此著力。竊老病時有。然不至甚寂寞。無可與語者。殊使人悶悶耳。秋熱猶可畏。珍重珍重。

八月內有一書付康茂園方伯帶入都奉寄。已達覽未。今年寒至倍早。體中佳不。吾因畏此寒。遂輟歸計。俟明年七月乃回家耳。頃見吳中王鐵夫集中有跋惜抱集一篇。此君乃未識面之人。而承其推許。使人有知己之感。其論鄙作所最許者序事之文。甚愛朱竹君傳。而不甚喜攷證之作。愚意謂以攷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攷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鐵夫必欲去之。亦偏見耳。其文章不媿雅馴。亦今之奇士矣。吾前作禮親王傳。有數事託吾鄉吳禮部爲考詢的確。而未至。見時望爲一問之也。有信只寄江甯。不必寄桐城也。餘不具。

十一月有一書奉寄。當已達。歲行盡。念石士近况佳不。歲事未至甚窘迫乎。殊念。竊近作禮親王傳。錄一本與石士閱之。似尙可。道園學古錄中文。以較韓歐。便覺遠在。况子

長乎。然只可如此做去。若勉彊作漢人。則反成明人之僞體矣。又近刻試帖題跋。竊自謂所論書理有勝前賢處。都中近日書家有誰。今寄四本。以聽石士之轉送也。竊此間平安。買宅未可得。前月老妾來。便住書院耳。珍重。餘不具。

春來連得兩書。具知佳勝。去冬長郎納婦禮成。欣賀欣賀。一二年間。可抱孫矣。竊在此畧如故狀。惟精神乏竭。至不宜看書。又無人與言。殊覺日寡味耳。衡兒已赴江浦館。觀兒在此。行迴家去。換雉兒來也。石士所寄來文字。亦自可存。但非妙耳。此等題文字。本難以得妙也。祝先生禮記注妥當。但取古本移其次。總不是。魏文貞公之書不傳者。以其移古次而人不遵之也。況後學乎。郊特牲中之昏義。乃儀禮後記。真是禮記矣。若昏義冠燕義諸篇。竊疑是后氏曲臺記耳。非周人所記。今以此爲主。而反以周人之禮記附其後。豈爲當乎。陳集賢之注。誠未爲佳。然今恩愆爲一書。便欲勝彼。恐尙未易言耳。又注書之體。欲簡嚴。勿與人爭辯。爭辯是疏。非注矣。世有注禮記。義明了於陳。而文少於陳者。斯乃不刊之書。而陳注乃可廢矣。覃谿先生勸人讀宋儒書。真有識之言。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

小。曉。曉。話。話。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抄。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邪。黃。石。齋。注。經。竄。所。未。見。其。學。乃。陽。明。之。學。也。恐。其。注。亦。只。是。此。義。耳。吾。今。年。邀。方。植。之。來。課。孫。學。文。是。院。中。略。可。談。者。惟。此。耳。劉。明。東。館。於。望。江。師。令。處。不。知。其。學。得。有。成。否。也。徐。直。卿。兄。弟。知。已。入。都。石。士。見。未。吾。寄。法。帖。題。跋。於。吳。與。之。彼。當。未。接。著。也。餘。寒。惟。珍。重。
丁卯

接正月書。具知近狀清佳。爲慰。吾去冬及今春兩次有奉寄書。內皆有鄙撰文字。及與吾鄉吳禮部書。石士發書時故未達。今已達邪。遠路書每苦滯。但又恐失脫耳。寶之不愧苦心力學。但不能大超越耳。久之功深自有真得。今不可彊也。其文已略爲評閱。今寄繳。吾今年晝食夜眠。似無異去歲。而精神則大減矣。甚思對石士一談。不知天假之緣。石士便得江南一差否乎。今年方植之在此教吾長孫。此兒十六歲。亦開筆作文矣。植之頗苦善病。不能極力於學問。此天限之也。楊蓉裳駢麗之才。亦自可貴。住此稍近。時與晤言。但所尙故不同耳。小峴侍郎已居要職。知其好學。志必不頹。第恐無暇晷矣。

都中更有新出英儁者乎。惜抱軒稿兩部奉寄。已熟矣。惟珍重。不具。

作一書。求未得能爲寄至石士者。而得石士三月朔見寄之書。具知狀平安。欣忭欣忭。所寄文閱之。果勝于舊。氣加開爽。詞簡而達矣。名位一篇。乃未見佳。漢人之文。如論衡。乃不足道。謂蔡伯喈秘其書。乃越中僞造之辭。伯喈何至貴是書。其言平者則陋。奇者乃悖。奈何欲擬之乎。名位俱聖人所輕。不患無位。莫已知是也。於二者稍存優劣。理皆不足。茅鹿門嘗言作文須占地步。如石士此論所占地步不高矣。夫四傑誠不足貴。然亦其不幸耳。吾見世有器質輕躁而致位。卿相且壽考者矣。天道詎必可知邪。吾此月脫一左車。餘如故。惜抱軒稿因紙厚。寄書者不能。將後寄。不具。

久未得消息。甚念甚念。秋涼來想佳勝邪。所寄來文字。無甚劣。亦非甚妙。蓋作文亦須題好。今石士所作之題。內本無甚可說。文安得而不平也。歸震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此乃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兼秋閒因酬對應試者之勞。遂病數日。今已愈。然歎老翁不復堪事也。今年河道艱阻。京師百物必愈貴。居

者愈難。石士不至甚憊邪。若便南歸。亦未易謀一安居之策。人生如浮舟江海。聽其所至。非智力所能與矣。已涼。惟珍重。餘不具。

前月得一書。陶意雲至。又得一書。具審秋來近狀。住好。爲慰。此番寄來文字。勝于已前所寄。足見功力精進也。字句微繁處。已爲節刪。大抵作文。須見古人簡質。惜墨如金。處也。近時文運極敝。天乃不使知文者當文衡。石士諸差不與。亦何怪乎。竊八月小有脾胃之病。今已愈矣。今年只在此過年。明年小醜。至下半年擬辭去。買宅此間。計未易遂。不若歸沒仍在故鄉矣。想石士春闈後必謀歸策。或便至此一晤邪。京居苦難於爲資。然歸後又何以爲計。此不可不思一長策。南京作居。殊不易言耳。承寄鹿筋麈尾俱至。謝謝。所寄程長史集序。是竄作。非僞也。但不爲妙耳。老年精神已憊。作文潔淨而已。力量殊遜壯時。固其理也。墨二匣。硃二匣。共一包。寄充文案之用。已寒。珍重。不具。

前月有一書附緞標上奉寄。當已達也。南中冬乃甚暖。未知京中何如。想動定佳耳。竊適作一同年墓志。頗自喜。今以稿寄老弟閱之。大抵作金石文字。本有正體。以其無可說。乃爲變體。始於昌黎作殿中少監馬君誌。因變而生奇趣。文家之境。以是廣矣。聞明

年開科之事已決。果爾安知石士不南來奉差。與吾得一見乎。楊蓉裳已奉其太夫人
柩歸無錫。云明年尙來此。鄙狀平安。日惟珍重。不具。

前書所稱都中數賢。皆生平所未見。船山蘭雪伯申雖不識。而嘗見所著作。吳顧二陳
均未覩其所作。衰病欲盡之年。固樂聞海內之有賢俊耳。大抵所貴在有真踰人處。而
不必其同途。詩佳則取詩。文佳則取文。經學史學天文數算地理小學。即四六時文皆
可愛。但欲其精。不必其多。能兼者自佳。不能兼亦何害。如伯申之小學實可貴。其餘藝
或是弩末。亦可勿論矣。李安谿雖未是真道學。而所論義理自可取。而侈言文章。乃殊
可笑。戴東原言考證豈不佳。而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執
此理以論前人。卽以是裁斷。今時名士當亦不甚遠耳。吾無由盡見後來君子。聊爲石
士一暢言之。想亦有取於鄙言耳。

新年惟增福慶。陶三哥入京寄一書。必已達。得十月石士寄書。知近貧甚。又當嫁女。無
以爲策。痛損節而已。邢楚材書已寄去。未有回信。彼以田爲生。江南去秋大不收。恐不
能相濟耳。薰患脾疾。久不得愈。餘猶如故。一切近狀。衡兒至當詳言之。所寄來文二篇。

不及去歲所寄者。一是胸趣不暢時所爲。一是題本無文字可發揮也。作文尋題目亦是要事。竄衰老學無進處。近頗收拾筆記。其成書之多寡。則以死之日爲斷耳。吾書畧以經史子集爲分。又先伯父薑陽先生生平不爲論著。止是記所得於簡端。不能成書。欲併以入筆記之內。覬可因以流傳也。衡兒此來。但欲其挑教職而歸。餘無所冀。若姪孫瑩則尙能有志讀書。差可望其振厲耳。想必俱來見也。略報。餘不具。戊辰

得去臘書。知平安。又知竄從陶意雲奉寄之書尙未達也。竄近亦平安。欲歸里便不出。但須賣去江浦所置之田以爲歸資。而今乃未得也。京師貧况。誠亦難處。然南來安能遂抹貧哉。且淹留以待機會。今歲或得一差遣。以少解困憊也。所寄來文字大旨得之。而時有鈍筆不快人意處。大抵文字須熟乃妙。熟則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隨意生。態常語滯。意不遺而自去矣。數文竄筆閱尙未竟。後寄來。今寄惜抱軒外稿兩部。可查收。惟珍重。不具。四月朔。

文二首。已閱過。今寄但加芟削爾。然似意足而味長矣。陳無己以曾子固刪其文得古文法。不知竄差可以比。子固乎。花木之英。雜於蕪草穢葉中。則其光不耀。夫文亦猶是。

耳。四月五日。

一百

陶意雲家送來二月十三日書。具悉近祉。文一首。亦只是尋常文境。文之出奇。怪。惟功深。以待其自至。卻又須常將太史公。韓公。境界。懸置胸中。則筆端自與尋常境界。漸遠也。九江之說。疑以荆揚分域。似是。然安知江分爲九。禹時不在荊州界乎。此事尙於經學不甚要。且姑兩存其說可耳。安谿於考證之學疏矣。其說誠不分明。亦不足與辨也。竊次子已來。小子未返。亦正同在此耳。四月六日。

前月楊蓉裳去作一書。想石士出關時必見之矣。河南人士不易得。然亦必有異才。想精心求之。當有得人之快也。計九月底使車可返。雖云勞心。而所樂爲。精神宜加健耳。竊於九月二日登舟回家。縱有再至之事。亦是明年。石士如有書見寄。付工部舍彌甥馬獻生。可達桐城也。譚蘭楣所求碑文。已作與之。石士書中說有蘭楣自爲詩文。卻未至也。石士誌文可用。微繁耳。必欲簡峻。莫若更讀荆公所爲。則筆閒自有裁制矣。敘事之文。爲繁冗所累。則氣不能流行。自在。此不可不知也。雪香侍郎當於九月底入都。竊留此書付楊藩臺交與之。諒必達。竊近惟目較昏。晚食必粥。乃消。餘尙如故。畧報。不具。

昨江甯楊方伯將石士六月二十七日託鍾谿侍郎攜來書寄至桐城。併所作文。石士意不滿所作文是也。然文亦要好題發之。今只是壽序等題耳。固亦難得好文字矣。鍾谿竟不能相植。似亦是緣不應會邪。竊於九月二日在江甯上船。十二日到家。今輒平安。可慰相念。惟目昏多淚。不宜看書。凡人不能靜坐。須以讀書寫字自遣者。亦是心不甯帖。無胸中真樂故也。竊近深覺平生愛好文章於自己本分事全乏工夫。今雖欲自勉。薄收桑榆之效。其可得乎。石士近喜三國志。此等史學固不可少。然須知文章考證外。更大有事耳。竊於漢書後漢書畧有筆記。今年爲蘇州王涓匯川取去。今尙未見還。還後便寄石士矣。要之此無甚關係。近時學者乃以此等爲絕大事。是不識輕重者耳。石士果便能歸不。竊明歲或尙往鍾山歸帆當相過晤邪。

新歲惟增福慶。得去歲九月書及文四篇。又前寄文二篇。似皆無卓絕處。亦自無好題目也。所論漢書處甚是大抵漢書。惟宣帝以前之傳可以肩隨。子長元成以後則彌劣矣。竊尙如故態。但內觀此心終無了當處。真是枉活八十年也。願石士勉力修心。文章猶是餘事耳。南中一冬苦寒。今日少和。略報餘不具。

前日作一書。未及發。齊庶常至。得書併文四首。此番文較前兩次所寄者爲佳矣。頗爲竄改。碩士閱之。以爲何如邪。江甯志須新制軍到後乃定修不。而竄欲於今秋鹿鳴宴後回里。恐彼雖欲修而吾不能任其事矣。近來目時出淚。精神固是衰敗。若以成一部書。終是難也。聞石士次子亦已舉姻。今有幾孫乎。新城必常有家報。尊大人必增福慶。朝夕惟珍重。

今春已作兩書。一併付敝鄉徐孝廉奉寄。當已見也。馬獻生處又寄到十一月八日見寄之書。併銀三十兩。料石士身事尙未得清了。何遠念衰朽也。媿盛意之過矣。所寄兩古文。命意極好。闡墨體裁正當。亦可略正風氣。若言大出類之才。自不可遇也。竄於此月半前動身赴江甯。至江甯後當再有書奉寄。頃劉明東自望江來。伊舉姻後甚妥帖。即於婦翁家作館。可二百金。足以奉甘旨矣。方植之或同至鍾山也。率報不具。

承三月二日見寄書及詩。詩大有風韻。可誦味。因勉次韻。今寄。竄正月尙有一書從敝同鄉徐孝廉處攜致。復言收試墨銀事。想達在寫書來後邪。譚公墓誌謹收而忘其處。竄乃不得。近年時有此患。尋著便奉寄也。舍姪長煦云。雪香侍郎去秋曾惠書。然竄

未接著。欲奉答而不知所以爲詞。煩爲一問其書付何處。欲從求取也。所須時文正在刷印。暑後寄來。弓生佳士。成進士甚可喜。吾鄉雋者有光生。殊有經學。其人曾來謁不。冀近適。暑報不具。

來惜抱軒筆記四卷奉寄。閱之。冀本欲以經史子集分爲四部。而說史者較多。餘經部多已入九經說。子集兩部卻少。今故鈔史部四卷來也。近時史學。無過錢辛楣。然吾有所辨論。殆足僂之。恨吾書彼不得見耳。四部要待身後合併刊刻。今不須多示人也。

四月底有一書併詩扇史部筆記奉寄。必已至矣。動定安不何似。聞翰林將大考。想得進官。則不能得歸也。冀近平安。乃有修府志之議。若事成。今冬亦不能去也。課讀文三部。惜抱軒稿三部。外稿一部。併奉寄。查收。其漢書筆記內末一條說袴事自覺其誤。今改定一條寄來。依此去舊一條可也。意謂凡說一事欲使聞吾說者觸處更無窒礙。乃佳。故求之不厭詳耳。暑極珍重不具。

昨於史方伯處連得七月內石士所寄兩書。具悉清社。冀於五月至七月頗有書審評閱文字。及史漢筆記惜抱軒稿之類。皆在其內。而石士一未接得。不知八九月閒迺得。

邪。抑竟爲人遺失邪。遠路寄書固是難。此無可如何也。王于一古文。竄不甚喜。未可與侯魏并。不待言矣。而宋編修時文乃佳甚。今文體極壞時。豈易有此邪。五七言今體詩。鈔新刻本頗佳。今以一部奉寄。吾意以俗體詩之陋。鈔此爲學者正路耳。使學者誦之。縱不能盡上口。然必能及其半。乃可言學。故惟恐其多。不嫌其少。以謂此外絕無佳詩可增。此必無之理。亦不必求如此。欲使人知吾意所向耳。至若自宋後續添。雖至國朝可也。豈獨金元哉。蘭雪所執。與吾稍有異同。此何害乎。

惜抱軒尺牘 卷七

與陳碩士

奉別之後。石士於何日到家。途間自一切平安。甚念甚念。大事固當悉定。已卜得佳城否。一切費用。尙可支撐。不至大窘邪。所欲爲墓志。今已撰得。似於所當殺者。略無遺漏矣。今鈔寄來。并一輓章。閱之以謂何如。竄今歲重赴鹿鳴後。只可於此度歲。未能便謀歸去。明歲石士不能家居。大約亦只於江浙一帶作一書院。或當更一見耳。竄此間一切如常。志局事尙無消息。九經說補刻本奉寄一部。珍重餘不具。庚午

昨使至。得正月廿六日手書。爲慰。去歲程觀察處寄書已至。而汪均之處則未至也。聞尊大人佳城已定。甚善甚善。固須待令兄歸舉大葬耳。諒在秋冬邪。冀此間平安。頃已承辦江甯府志。其奉五百耳。近來世事之難。有不可以昔日之理論者矣。江南省志。亦有重修之議。聞京中修一統志。則省志誠應修。所需人甚多。若石士欲與此局。或託戴五先生與威勤勒公一書言之也。冀經說與前寄鈔本少異者。亦有冀意欲刪去者。亦有就原刻者。使易接合之故。其陶定申卽意雲子也。韋使在揚州所覓方姓。乃避不見。其銀殆不還矣。然石士今所處境。乃甚窘。而冀亦尙可自給。不須以銀相寄。若尊公大事。亦但于禮無失可矣。不可徇俗人觀睹爲繁費也。姚春木之考。一如方伯卒于蜀。去秋春木過此。畱一訃帖。託寄石士。今覓未得。然不須寄。過松江便。石士以一書唁之可矣。方植之今亦在志局分纂。俸百五十。石士若到湖廣。更通信來。珍重餘不具。辛未

前月章价行後。汪均之始將石士去冬在湖廣所交銀信寄至。謝謝。茲石士四月初五日書到。知再赴漢口。聊以自息。稍理舊學。固亦佳也。冀於學儒學佛。皆無所得。正坐工夫怠惰耳。卻非謂所讀之書有易入有難解也。安般守意經。吾所未見。然佛經大抵相

仿。能用功者皆可入也。惟教義則須略問人。世說所謂殷深源未解事。數遇一道人。問以所籤。便豁然者也。此與禪悟事不同。而理亦通。但恐漢上求一義學沙門亦不易得耳。所作南池文集序非不佳。亦非佳。其論學太涉門面氣。凡言理不能改舊。而出語必耍翻新。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說。皆陳陳耳。達摩一出。翻盡窠臼。然理豈有二哉。但更搬陳語。便了無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通志事已定於不辦。吾近但辦江甯府志。其脩金五百而已。此時財力消耗。不可奢望於世矣。石士於內外用度。須痛自節省。凡富家子。初貧。以謂必不可省之費者。不知皆其未嘗不可省者也。相墓之事。非跋涉不可。徒看書無益。張宗道書易得。不必淮樹本也。選擇事吾所未解。今姑置之。所言舊卜之地。其佳不固不可遙決。然觀易象。其壖弗克。攻吉之詞。則似不當用矣。詩鈔詩集各二部。文集時文稿各一部奉寄。餘不具。

得九月十二日在漢口見寄書。具悉平安。計今抵家久矣。兼冬初奉寄一書。諒亦達矣。卜兆大事已定未。甚念甚念。明年乃他謀乎。抑仍往漢上也。兼居此如常。衡兒尙不得署事。旅居蕭然。雉兒下血之證。交冬必大發。以是愁心耳。寄文一本。愚意頗不甚喜之。

石士力所能至。當不止此。須大事畢後更進功耳。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爲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衆。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江甯此數日內雪甚大。寒如燕中。老翁殊以爲苦。不知江西亦若此否。然明年麥秋。則大可望矣。率寄珍重。不具。

入冬兩得書。知石士緣路平安。及入都定居。欣慰欣慰。兩郎婚事。今已畢邪。吉慶之事。而有經營擗擋之煩。人事如斯。亦何術能免哉。尊輟平安。而體日疲敗。不及上年。今且住此度歲。來年再定行止。文章之事。欲其言之多。寡。當然不可增減。意如駢枝。辭如贅疣。則失爲文之義。前所云有所忽者。在此。非言骨脈及聲色。然有此。則骨脈聲色必皆病矣。大塘打溼移入議論。此豈易言。必如此言。則如報任少卿書。足以當之耳。韓理堂誠爲好手。其論宋太宗事。與常州惲敬旨同。而文勝惲。惲亦今一作手也。吾冬來衰憊不及上年。令五叔欲令其子及孫至此讀書。既遠且吾老。安能爲之益哉。甚辭之。而令

叔意堅。吾甚恐負其意。翁覃溪先生如索蘊所著。石士或且以所攜與之。吾後更寄補可也。聞其健甚。可喜。聞其貧甚。又可念也。冬寒。珍重。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巡司韓君至。又得寄書。欣知近况。書來云兩次寄韓理堂文而僅至一次也。高文良所評地理。言皆的當不謬。然此事非可以言決。登山乃可言優劣耳。魯君將刻本莊子送來。其款式及書內去取。俱不洽人意。然已成不可改矣。大抵刻古書必不可有圈點。又其雜取人說。要歸一路乃佳。糅雜則無謂矣。九經說與蘊集各一部奉寄。嚴寒。珍重。不具。

春寒想佳好。今日乃得去歲仲冬朔所寄書併兩文。其論廣仁莊事。理足而辭達。不求佳而自佳。朱子論昌黎禘祫議。謂是世閒眞文章。吾于石士此文亦謂然矣。其所議誠無閒然。想賢兄弟便從言乎。抑猶未邪。哀辭則平。大約此等處不必爲文也。公羊通義畧閱一過。未及竟。眞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其書足傳何疑。然是孔搆約自爲學之意。非吾義也。吾以爲諸家傳經。誠無不出於七十子。然聖門傳者。其說簡甚。及傳一師。則稍增其說。師多則說愈多。左傳之出最晚。歷師彌衆。故文愈繁。今世學者不悟。以謂皆聖

人弟子口授之言已如是。而堅信之。安得不謂之過哉。且漢人各守師法。不肯相通。固已拘滯矣。然彼受業于先師。不敢背。猶有說也。吾生于後世。兼讀各家之書。本非受一先生之言。而不欲兼以從是。而執一家之言爲斷。是辟之甚也。據約此書。守公羊家之說太過。正吾昔所論如所謂吾家臣不敢知國者。此通人之蔽也。然博洽可取之論多矣。豈可不謂之豪俊哉。吾前已有兩書奉寄。從令兄方伯處已達未。高文良所說地理不謬。然於學者不能大有開發。張宗道所言淺易。而開發較易。要之此事亦自有天焉。不可彊求耳。吾天暖後疝痔皆稍差。似一二年得與石士相遇。尙可待也。孔書俟闋畢。後與高書并寄。珍重不具。 癸酉

昨寄一書。付方葆巖摺差奉寄。當已達。頃接四月廿九日寄書。具悉佳好。題舊園詩。似後作乃不逮前作也。詩人與會。隨所至耳。豈有一定之主意章法哉。沈孝廉置閩。說固明辨矣。然分節氣者。以授民時也。似用定氣於民時爲宜。即如今病者。損益輒應。今節氣置節以此。則置閩亦以此矣。豈必用古法乃爲是乎。吾未通歷法。姑妄言之。俟見沈君再問之。令兄昨自家來。住藩署大佳。秋乃入京。令叔有書來。述其小郎應試於南昌。

但寄數篇文來也。試差似多未嘗差之人。未知石士能得不。兒輩今俱在此。各如常。再住去俟長孫試後定之。茲畧報。不具。

得六月朔書。具悉佳好。見試差單都未得。恐須分房矣。京兆士所聚。得才或勝出差也。多作詩大佳。聽覃谿之論。須善擇之。吾以謂學詩不經明李何王李路入終不深入。而近人爲紅豆。老人所誤。隨聲詆明賢。乃是愚且妄耳。覃谿先生正有此病。不可信之也。令郎文略爲闊過。苟能取愚說。必將更有進步。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不知聲音總爲門外漢耳。頃見王述菴集論子瞻諸銘在昌黎上。此何其謬邪。以此歎解人難得。時之爲詩文者。多亂道耳。今日王鐵夫來。得晤之。然未得細談。其天分當在覃谿上。但學不如。此不可以名位爲優劣也。常州有惲子居。文亦有可觀。聞淞江姚春木選國朝文。然此不過如唐粹宋鑑之類。備一朝之人才典章。不可以爲論文之極致。如鐵夫謂宋元人文各有可學。此只是門面話。如云體例有可采。處則凡有遇皆可采。不獨宋元也。如直求可當古文家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况元及明初諸賢乎。如宋金華直是外道。而朱竹君以爲妙絕。遂終身爲所誤。此等非所見親切。安得無妄說也。與石士相

見難。恐老死無解人。遂痛言之。勿與人見可耳。不具。

昨日兩主考出闈。始得石士六月末所寄之書。具審一切。靠近亦平安。但岑寂無與語耳。凡學詩文之事。觀覽不可以不汎博。若其熟讀精思。效法者。則欲其少。不欲其多。如漁洋五言詩選。吾猶覺其多耳。其選不及杜公。此是其自度才力。不堪以爲大家。而天下士之堪學杜詩者。亦罕見。故不以杜詩教人。此正其不敢自欺處耳。今若病其缺此大家。只當另選一杜詩。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者之自取法可也。若此外別家。只有汎覽之詩。實無當熟讀效法之詩也。吾嘗謂袁簡齋嘗云。人只可以名家自待。後世人或置吾於大家之中。切不可。以大家自待。俾後世人併不數吾於名家之內。此言最善。單谿先生恐正犯簡齋所舉之弊。以之自誤。轉以誤人。其一生用功辛苦。實自過人。而于此理不明。轉爲可惜耳。此論極切。然願石士慎祕之。勿告人也。聞石士保送御史。想明年可得邪。吾近鈔取所作古文未入集者。寄松江姚春木。春木欲爲吾刻爲續集。其得成與否不可知。大抵人入集之文。亦欲其少。不欲其多也。石士異日或爲吾任編集之事。當知此意耳。江南榜發。吾族人無僑者。不知江西榜中石士家何如邪。

吾長子衡兒今在河上差催糧艘。觀兒回里。惟小子雉兒在側。方植之在胡泉泉中丞處作館。劉明東決意閉戶一年用功讀書。此其意可謂善矣。彼已刻詩一部。然吾嫌其早。此後或當更有進境耳。今年榜中總不得名士。文運直復衰邪。鐵夫送其子來應試。畧得多日聚晤便去。病中就精窗草此書。便終紙略當一談。餘續寄。不具。

秋冬連得數書。最後則九月晦日所寄書也。知近狀頗詳悉。貧特甚。當今時事艱難。士大夫。惟有痛自刻苦而已。經學用功。誠爲要務。竊謂學者以潛心玩索。令胸中有浸潤深厚之味。不須急急於著述。斯爲最善學也。至於作文作詩。亦以此意通求之爲佳耳。葉芸潭誠詩家美才也。恨吾昏憤日甚。執一卷書。畧涉獵而已。未嘗自首至尾終讀一遍。尙恐未能盡見其佳處也。吾今年只在此過臘。此間希得可與語之人。以靜坐爲適而已。蓮舫常與相見。其經義殊佳。無近時邪惡之派。尙在前輩矩矱也。嘗歎近時闡墨風氣之壞。殆與邪教相表裏乎。吾近聞家中生一曾孫。次孫譜子也。名之曰懋。此爲差可喜之事。衡兒署江都。軍興日辦兵差。將來必有大累。亦無可如何。聽其所至而已。此時石士已得御史未。方今人之財匱。上下以文相承。無實心。故無實政。慷慨建言。真有。

裨於國。此豈易言哉。如有所陳。大小深淺。自憑素所蘊蓄發之。非他人所能助也。竊近都不復讀書。但有默坐。乘化待盡。而無求焉。固吾今日事也。所爲古文未刻者可二百首。姚春木取去。意欲爲刻續集。未知得成與不。能合舊集編一全集最佳。但其費較大。只刻續集。差易。但春木家近亦稍窘矣。固恐未必得就耳。冬寒。惟珍重。不具。

書至。知石士改官御史。甚可喜。讀所陳奏。意佳甚而。閱邸鈔知聖人采取所言。著之詔命。此尤爲儒生之幸。爲喜尤無喻也。其一不見鈔者。必詔示之軍前。此殆專闕者所不樂聞。然臣子陳言。爲國而已。餘亦曷足計哉。鄙狀尙如曩昔。承寄覆紙佳甚。紙已作書矣。復尙未服也。雪香侍郎昨有書來。明春必可見之。劉明東決意在家讀書。不肯就幕。此其志亦甚善矣。江南尙未得雪。想北方必嚴寒。惟珍重千萬。餘不具。

方官保北方水利事。詢之保巖。亦不能盡其詳。至永定河乃無定河也。只可因時疏塞。不能爲一法爲永久之制。故余不詳其歲治之法。其奏疏皆因時之法。載之則不可勝載矣。薰又拜。

新年惟動定多祉。去臘連得兩書。略知近狀。所作經藝及與英煦齋書皆佳甚。前日令

疑赴都。吾小兒雉正病甚。不及作書。今其病雖未痊而稍減矣。其餘事則皆平安。令姪目見自詳說也。今歲有一小孫讀經於此。吾自課之。亦聊以自娛也。春闈或當分校。文風衰極。此士習人心之徵也。豈不可憂。能使反正。良爲佳耳。然恐闈中同心者。未易得也。江南大雪。甚宜二麥。未知北方何如。軍旅之後。所冀豐年而已。今日晴霽。就窗日裁此書略報。珍重。不一。甲戌

前月一書。付緞標奉寄。當已達也。近想佳好。竊居此平安。雉兒得下血證。頗危矣。竊偶閱一女科書有云。山茱萸能固經。乃用當歸白芍入地黃湯內。重用萸肉。服之得效。今漸健矣。此殊可幸也。疑年錄三部寄來。石士自留一部。其餘分寄鮑覺生及吾家伯昂。乞爲轉致。各有書也。江南大雪後。春寒甚厲。未知北方何如也。率候。不具。

前月一書。併疑年錄奉寄。當已達。去歲十一月承寄書并賈農部書。今乃至。遠路沈闈如此。今復其書。煩轉付魯賓之來會試。不復其書。亦煩轉寄新城也。耄老荒忽。閱人文字。草略舛謬。望兩君之見諒耳。起居近想佳勝。陳言切至。如獲用不亦善乎。此地孫淵如摹刻宋版古文苑。今以一部奉寄。春寒珍重。不一。

屢得書具審佳勝。知分校禮闈。想必得佳士也。天下非無可爲之善策。而得爲之者。難讀所寄道園文。使人歎息。石士亦姑存此嘉猷。以俟爲之者可耳。雪香侍郎內任。吾遂不能與一見。似相遇有數存。茲可悵也。今託璧其謙衷。稍遲作書候之也。近人才衰耗。吾鄉張阮林好學之士。而不壽。真可惜也。夫爲學。不可執漢宋疆域之見。但須擇善而從。此心。澈空自得。恬適。兼時以此語學者。亦頗有信向吾說者。但其人才力不能宏大。又多以境遇艱窘。不能專肆力於學。故人才不見振起。茲爲可悵耳。所寄古文時文皆足存。而興會皆不能極妙。漸熟珍重。不備。

作前書待便未發。得閏三月十一日手書。具審安好。送楊童兩序皆佳。與集正書亦切於事。言自貴有益於事耳。豈徒爲文章之美哉。近世所重。祇考證詞章之事。無有精求義理者。言尙遠之。而況行乎。吾在此勸諸生看朱子或問語類。而坊間書賈至無此書。意欲俟少寇按臨時。勸其鑄版頒學。惜其內任去此。此後殆未可語此事。若石士在京中。遇相知出爲學政者。曷以此事。或尙可也。率報不具。目昏甚。畏作字。故久不奉書也。石士近想佳好。聞京師此夏疾疫。宅中俱安嘉邪春闈。

得有佳士可稱者不。雪香入都。得免迴避乎。竄交秋瘧痢併作。幸旋愈。精神殊不健。江南自三月至今不得雨。早遲禾俱無收。極可憂慮。吾本欲今年還家。值此旱荒。將無以爲策。故且逗畱耳。竄近年已艱於作文。偶有筆記。於他書所論不足言。獨于尙書。似實有發明處。今將尙書一卷奉寄。皆補九經說所未及者。石士存覽之。相知中亦有畱心經學可共論者乎。今日微涼。病後畧草寄。餘不具。

連日兩得手書。一爲石士出園時所寄。併伯昂書扇後題詩二首。風格佳甚。此一事遂爲藝林佳話。老翁得之。可謂至寶矣。一爲七月初十日寄書。所言徐君湘潭尙未至。竄近況平安。中秋夜三子得一孫。此差可喜。今歲江南奇荒。故欲歸而不得。至此閱主人但非至契耳。而禮貌尙不失。吾自思歸。本非因彼之故。此傳之者失實也。今年江蘇安徽被災甚重。而辦殊無策。蓋藩庫既不充。不能官振。必求之於富家。而世之甘毀家紓難者能有幾人。其間官吏及民各有情弊。千端萬緒。又其甚者。乃有絕不報災。不請放免徵稅。則其爲害於生民。有不知所底者已。此其最可悲歎者也。昨日此間始得一雨。或可種麥。此差可喜。草此略報。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徐東松至。乃得七月初十日手書。東松又述近況甚詳。欣慰欣慰。東松居此一宵。略閱其文。誠有才氣。亦佳士也。其年三十二。甚可用功。將來成就未可限。安知不突過吾輩乎。石士於應務。紛冗中。嘗使此心。澈空甚佳。甚佳。久久純熟。古賢何不可到也。前所寄古文。今閱畢寄還。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必勉爲奇。只求益其醇厚。卽自貴耳。古人云。善用其短乎。南中旱荒。當此財匱之時。尤難展布。而吏之才能而實心憂民者。亦希見其人。羣黎之瘁。彌可傷耳。餘續報不一。

得去歲十月兩書。具悉佳勝。新年當增福也。御史改翰林。於舊制不可謂降官。而石士得此。但以自訟。豪無怨尤。真君子之用心也。吾何閒然。是冬之寒最甚。老年殊不能堪。今日加昏矣。餘尙如舊。去冬十月得一曾孫。此差可喜。衡兒題補泰輿。今尙未赴任。亦不知其堪勝不耳。去歲寄筆記尙書一卷。想收到。今將詩一卷寄來。可同裝一册。所言未必盡當。但使石士知吾。不敢廢學耳。江南饑饉之後。民生殊不佳。不知今年天心轉移何如也。令祖外集刻成。誠所願讀。至於仁人用意之至。後得永繼而無失。此固亦未易言耳。畧報。惟珍重。不具。 乙亥

五月二日所寄。至併得所作之詩及韓理堂文。讀之甚可喜。知處近况。極善自遣。此最佳。人生悠悠。了不容以私意擬度也。詩作寄伯昂者爲最善。五言詩每欲押彊韻。輒不能妙。此處唯涪翁爲獨際。此天賦不可彊學也。理堂果深於理境。文筆則苦有區隔。無縱橫超妙處。此亦是天限之。第賢於他人之猥陋耳。胡侍御真讀書人。其言謹質。知必君子。南北如此人未易見也。夫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賢所未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胡侍御今所爲者。古今所難也。竊謂生朱子後。宋子已注之經。但當爲之疏。而朱子誤處不妨正之。用范甯注覲梁之法。如此。則體謹小而意闕大。賢於自注一書也。其餘如陳澹蔡九峯之書。有大力者。直可另注廢之耳。蓋彼之足自存者實少也。暑熱略報。餘不具。此七月六日書及八月而先生病矣。

惜抱軒尺牘

卷八 此卷與族姻及家書

與霞紆姪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云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盛稱述老姪作監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監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

之愛戴嘉誼。不亦宜乎。吾居此尙平安。久不歸。明秋當決去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尙不甚落莫。但盡累於貧耳。然今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吾家安得獨不爾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貧不待言。但平安便佳耳。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不具。

與伯昂從姪孫

書至具悉近祉。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惟本善楷書。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緣初入手卽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其間各家門徑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于雅正。不著纖豪俗氣。起復轉摺。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牽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于無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境也。古體伯昂尤有魔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阮亭所選古詩。內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源子。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耳。所跋岐亭詩刻。山尊已寄來一本。然吾書實不佳。伯昂譽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

部。望分送鮑雙五一部。其餘酌置併待取者。朝列珍重。不具。

百二十

得三月見寄書。具審佳勝。吾正月有奉寄之書。係付徐孝廉鼇。乃作書時尙未達何邪。今禮闈邑中雋者亦盛矣。惜吾家諸從。皆被放耳。鳳凰尊者請病果否。吾居此仍主書院。志書事不能成也。亦物安適。世綸援例事已成。聞其回鄱陽省侍。無書來也。聞頃將大考。更望顯晉。不具。

來書云欲於古人詩中尋究有得。然後作詩。此意極是。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安適。甚慰懷。聞今年大考在近。覬從此優擢。庶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愚爲此任怨耳。吳山尊所刻拙書。尙未見。自嫌筆力輒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爲。是重暴其短矣。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惡。只要人用書。

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限以盡不用書。固亦不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即。故以斯告。想高識亦同此邪。此數日閒。當又赴江甯。先作此書奉寄。後或再于鍾山作寄書耳。

秋冬連得書。具審佳好。惟貧窘則只可耐之而已。學差不得。前書所云。周吳典所未有。天乃不使伯昂一爲破天荒人邪。茲無可如何也。吾今年未得歸去。近事紛紛擾擾。愈有欲定住江甯之意。而買宅之資。不可得也。承寄杏仁佳甚。謝謝。所查

純皇帝駐蹕江甯日月。併御製詩詳悉之。至若志局事成。乃大有裨益之處。然今無暇議及此矣。吾家今秋南榜雖無人。而北榜得甯遠之孫獲雋。猶可喜也。第又恐會試迴避耳。術家言吾家大凹口。乃下元山向。故入下元科第差盛。其說殆可信邪。今年十月。吾得一曾孫。八十而有曾孫。兩人佳異。誠不可知。聊于目前慰意而已。館上事想總未定。即如前者芸臺先生所定。豈必遽允公論乎。冬寒。惟珍重。餘不具。

新歲惟動定佳好。昨得令尊吳中信。甚佳勝也。兼聞衰耄。然倘平安。衡兒暫署江都。未

謝事而已有身累矣。雉兒得血證。幾危而安。茲可喜耳。事甯兵息。天下大慶。江南雨雪。應時可喜。但河決復爲可憂耳。疑年錄一部。頗足資考古之用。今奉寄。會闈近矣。若得分校佳事也。而不免迴避。不能兩全。其若之何。奉候不具。

書至。具悉佳勝。又知前有一書付三山。本家乃爲其浮沈。竟未得見也。知於散館前得先授職。今科當得一差矣。若得閩浙兩省。可遂省覲之私。則尤善耳。禮闈不知能與上科繼述不。冀在此平安。作字一聯一橫幅。聊慰相憶之情。豈論佳惡也。南中春寒殊厲。都中不知然不。惟珍重千萬。

累月無書。具想安勝。暫輟內侍。諒當於來歲大考一騰越耳。又聞雅意取鄙書刻石。遂不爲魏公藏拙。可謂過矣。然望更以榻本見寄。世綸掣得何省。今當出京矣。冀今年居此過冬。以待鹿鳴。近亦轉適。新刻出所選今體詩鈔。雕手頗佳。今奉寄一部。寒初。惟珍重。不。一。

得三月手書。具審遐祉。以衰朽生日。遂致祝儀。謝謝。若書中云去夏有一札見寄。則未達。不知何處浮沈矣。修纂儒林文苑傳。此真史官職分。良宜盡心。吾奮作海峯傳一首。

今寄閱。若薑塢先生生平著書未成。但細書於所讀著上。吾欲以經史子集爲編輯未就。但於九經說內載其四論。然足見其學矣。詩集五卷。名授鷓鴣齋集。文未刻。行或附傳於海峯後可乎。與館中商之。

儒林文苑傳。館中想係分辦。吾鄉如錢田間於二者何列。其易學詩學兩書。似四庫書目中已有。田閒集不知入否。方氏則無可自入文苑。此句有脫誤南堂息翁但有詩集。此例

亦可入也。汪梅湖詩頗佳。而其集未刻。吾爲之序。曾見不。今更鈔一本奉寄。薑塢先生書皆苦未成。近整欲刻之於廣州。然亦少。大抵館中必欲已刻行之書爲據也。此著書者所以貴早刻耳。想昔在

四庫館人陸耳山程魚門任幼植之倫。皆可入文苑矣。魚門詩文集外有左傳補疏。幼植事則具吾爲墓志中。兼又拜。

久未得書。近想佳勝也。冀近平安。所辦江甯府志畢事矣。今冬鄒尙畱此處過年。欲來歲歸去也。此月生一曾孫。亦差可喜。畧報。餘不具。

前寄承書及贈詩。謝謝。續見邸鈔。賢從以大考一等擢侍講。大慰老懷。實爲門慶。自此

事業偉崇。文章彪炳。吾雖桑榆之年。猶庶幾拭目見之矣。吾今年尙如故態。擬便住金陵。而未辦買宅。固亦無可如何。且姑俟之。賢從寄來之詩七律。大有進境。便以鄙見評其利病。此後但就愚今體詩鈔更追求古人佳處。時以已作與相比較。自日見增長。大抵作詩。平易則苦無味。求奇則患不穩。去此兩病。乃可言佳。至古體詩。須先讀昌黎。然後上溯杜公。下采東坡。于此三家得門徑。尋入於中。貫通變化。又係各人天分。一時如古今體不能并進。只專心今體可耳。所查南巡月日事實。詳審之至。而此番脩志主人全不解著書事體。只要速成。于去秋催攢畢事。于鄙意不安處多。如此等事。須待增入者猶不少。更得一番重修。約有半年之功。成書則甚足觀矣。奉寄朝珠一篋。視一方。聊以爲賀。外與英煦齋先生書。煩轉致之。珍重。餘不備。

去歲有兩書併一函奉寄。想已達。入春來想佳勝。今年望賢從得一閩浙之差。就便省侍。恐未免稍稍溫理經義也。吾衰病日甚。目昏體重。書中注文小字。都不能看。此生未知與賢從復有相見日不。柏菊谿尙書大有修江南志之意。然籌款未定。故未奏陳。設案則辦成矣。往承查南巡日月寄來。而郡志已刻。不及入。若省志脩則必入矣。所託補

查一條。務寄來也。族中今年應試者十三人。不知內有得雋者否。衰敝尤望英少之繼起耳。餘不具。

與石甫姪孫 登

昨得汝秋間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仍舊邪。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乏竭。八十老翁。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若不給。豈不可傷邪。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是寫得出耳。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爲。自有悟入。若只是如此。卻只在尋常境界。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聞汝欲刻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易。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碑。非大爲編輯。未易敘次。此非日夕事矣。吾今日連作數書。覺氣耗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汝在香山。近想平安。吾在鍾山書院度歲。今與觀兒雉兒居此。俱平安也。去歲三芝菴山爲守僧盜樹。經訟換僧結案。今安定矣。家中曾寄汝知不。子孫遠出。家中人少。此可念也。衡兒一畧儀徵。已受交代之累。實補無期。彼就知縣。甚違吾意。極可恨也。彥容東

家。膠道。囊已。改爲員外。閏三月。當入京。與家眷同去。彥容。又頗易謀。館矣。吾今年。眼覺昏眊。精神較減。衰憊。固理宜耳。但恨。諸兒不能。樞門戶也。汝可。努力自勉。雖作。山長。亦須認真。毋苟。且。毋作。失人。品。事也。現。今。有。辦。江甯。志之議。然。總。不。定。局。吾。思。冬。初。回。去。不。知。得。不。外。與。汝。父。一。字。可。附。寄。去。汝。去。歲。過。海。東。不。

知。汝。父。與。汝。俱。於。廣。州。得。館。甚。可。喜。路。遠。年。底。想。俱。不。能。歸。家。也。客。中。想。皆。安。好。吾。在。南。京。平。安。已。與。鹿。鳴。宴。然。仍。舊。此。過。年。以。衡。兒。未。得。缺。吾。不。能。便。開。居。耳。里。中。中。式。七。人。而。吾。家。無。雋。者。此。亦。莫。可。如。何。矣。吾。九。經。說。補。刻。成。今。寄。汝。二。部。嶺。南。或。遇。一。真。讀。書。人。可。與。之。東。坡。云。要。使。此。意。爾。遐。荒。也。吾。近。起。疝。氣。頗。以。爲。苦。醫。亦。不。效。吾。冷。亦。不。醫。委。化。歸。盡。固。當。無。所。置。念。也。餘。不。悉。

得。汝。秋。間。字。知。平。安。今。冬。想。不。能。歸。也。吾。在。此。亦。平。安。今。年。不。回。去。矣。觀。兒。在。儀。徵。回。來。今。又。薦。往。江。浦。去。或。可。長。也。汝。刻。援。鵝。堂。集。甚。好。應。改。錯。字。別。紙。詳。之。吾。本。意。自。著。一。筆。記。以。援。鵝。堂。筆。記。合。之。今。吾。書。不。成。本。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已。大。抵。八。九。經。說。內。矣。史。部。尙。成。得。八。九。卷。可。觀。而。子。集。不。能。成。書。八。十。之。年。倦。於。筆。墨。姑。置。之。矣。所。鈔。

援鵜堂筆記。畧有款識。今以寄汝。蓋從書頭鈔所記。若但鈔而已。不能成一條說者頗多。其間必須自考論。略有增添。使其說周密乃佳。不可草草所取。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如吾九經說內所載三條。則義精而詞備矣。汝可以日久緩緩成之。後序妥。前序非子姪所爲。吾已作長額阡表。異日或併刻之亦可也。汝詩文流暢能達。是其佳處。而盤鬱沈厚之力。澹遠高妙之韻。瓌麗奇偉之觀。則皆所不能。故長篇尙可。短章則無味矣。更久爲之。當有進步耳。海內日下。人才極乏。後來或有起者。人自勉之。光武云。安知非僕邪。

今年來想汝平安。吾在此亦平安。念汝何時得歸。吾擬今秋一返。然恐未能便不出也。此間府志事畢。省志事有欲脩之說。然未可定。八十老翁。豈宜常任此筆墨之勞。然家累未能自脫。其奈之何。彥容間居幾年。汝兄至此。亦半年矣。圖館甚難。殊使人悶悶。今年大考。伯昂超升。誠家門之慶。而子弟貧苦者。不勝其多。何處安頓邪。汝刻援鵜齋詩得成不。廣州刻價甚賤。此尙不爲難。惟援鵜堂筆記。吾欲爲敘次成一書而不能。蓋書蹟所寫不能成一次序。必須更加增刪詮序。如吾九經說所載乃佳。此非數年之功。

不能。吾願於吾筆記中亦叙入數條。然不能成一卷軸。姑引其端。俟汝等異日成之耳。願亭林因人問近日知錄更增幾條。便唾其謬。蓋筆記亦便是著書。不可謂是易事也。安得與汝見面一細論之。昨聞人說吏部乙丑尙未開選。計汝選期亦尙遲。無事當更須讀書耳。客中謹慎千萬。

前寄一書。併撈鵝詩集應改正字。想已達矣。近想汝平安。今年想未得回家也。吾始意衡兒得一印署便回家去。今伊獨得有本班先用之奏。而未得署事。吾只得更留一年。身子衰憊。目昏骸亦軟。但尙能行耳。八十三四之人。豈當久作客乎。彥容尙在此間。居無館。汝兄吾字令投浙江楊臬臺。處求薦一小館。今去尙無回信。不知已得館未。計其親家在彼或亦可依耳。今年家中在江甯同試者十一人。不知內有雋者不。試後人散。書院中亦自岑寂。吾近亦難於看書。當默坐而已。鈔輯援鵝堂筆記。此非一時所能成就。細心爲之。欲精不欲速。多也。近時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茲略寄不多及。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廿日從化寄來書。具悉近狀。所言近時諸公於學問邪正之辨。

不明其所品論。殊非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甯足以信後世哉。家自當力爲其所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競之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云漢學諸賢異趣。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渾潦旣盡。正流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章之事。諸君亦了未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汝所寄較舊。稍有進步。然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處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卽成剽滑。非真馳驟也。更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今科桐城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趙笛樓觀察所求墓表。俟稍遲爲之。吾衰敝作文頗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覓館不得。今只好爲薦一徵比館。然亦尙未得也。五兒已與復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力學字。然彼天分旣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邪。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墓表。吾已撰寄之。秋闈吾家中甯遠之孫。猶不爲寂寞。彥容頃得江浦徵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如何。只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留此度歲。亦不得已耳。汝詩文今寄

還。所評略如別紙。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既悟後。則返觀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吾此閒。僅雉兒一人。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卽來此。想亦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悵。茲略報不盡。新年想汝平安。得去年十月寄書。畧知消息。吾在此。適彥容得江浦教讀館。歲脩百四十金。今暫回家省親。景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反有數千金之身累。蓋此邑兌漕例。須賠累。而彼署事。又值兵差也。近日州縣。豈易爲之官哉。笛樓太翁墓表。去冬已寄去。併有書復之想。從兼士處送去。當已達矣。汝所論近時人爲學之弊。極是。然反其弊而實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各任其力量。功候成就。大小純駁。不可早定得失之。故有人事。亦若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俟其至可耳。所選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真境。乃善。夫文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爲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有正體。但讀後人集。體格卑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沖澹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

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劉明東閉戶讀書。今年決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間亦有一二欲讀書人才。皆不逮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今不能定也。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具。

與馬魯成甥

我頃自徽州回家。見吾甥家信。知在京平安。汝家中近亦皆佳好也。我離家才五月。其中乃聞南甯之喪。加以馮姪之戚。運氣衰否。哀感疊臻。此豈人生所堪值邪。衡兒入泮生女。此皆不足喜之事。而可悲者則極深矣。衡兒學問殊不長進。今秋亦未令其入場。從我在徽。今復隨歸。我必欲於今冬葬墳。至于得地與不。此自屬天數。非人力所能爲也。汝辭館閉關。此亦佳事。但不知力能自給不。寄任幼植。王懷祖孫淵如何。季甄字共三封。可分致之。南中非常大水。淹沒田廬甚衆。尤可異者。今已秋深。而漲未減。南京場屋水浸。今秋入試者甚苦矣。我在徽州。夏閒曾病瘴癘。今亦無甚病。而精神自覺不支。真成老翁。生死且置之度外。但欲數椿心事得了畢耳。汝母誦經念佛。頗得微效。能向

人念經而止其癡精神所至理固有之亦非怪事也汝臨塲每日讀書之外須靜坐一時使神凝氣定最爲有益切忌多與人談白也我明年雖與徽州定再往之說然苟能在家閉戶用度納給即更當辭之不得已乃往此事須年底定也餘不一。

吾今年有兩次寄甥書皆在與衡兒字內衡兒出京寄書者率爲將回致汝不見耳挑三等是吾心中最喜之事假令得第後以知縣用卻反不可就也甥近在京所爲何事暇時宜畧寫字不可任其太拙也吾此間始得王夢樓先生住此五日頃始去耳而書院中旋覺蕭索不可耐矣吾經說近略增可十餘則詩集鈔成凡八卷今年現在刻家譜譜成欲明年同刻所著不知有項費用不耳見王懷祖邵二雲兩先生爲我致意頃爲任子田作墓志頗自喜惜乏人爲寫寄之吾於十月內當歸家其時陳碩士來訪吾也餘不多及。

豫長到家所寄各君書及對聯俱收到知甥在京平安家中兩尊及甥婦子亦平安也我家去臘已將喪用各項還清今所難者買地而已現有一處形勢既佳去鐵門四里又出路可售矣而索價七白金遂爲之束手我去歲已堅辭安慶書院矣而撫藩爲商。

不欲其間居。薦主紫陽書院。將來或就之。少助買山資耳。甥在外須節縮。必歲有所寄。乃佳。雖家中不乏。而父母之心。猶以用子之財爲樂。用異人之財爲不樂。情也。況時不免缺乏邪。來書八封可分致之。

魯成大甥覽。汝近想平安。家中堂上佳安也。聞在王瑤峯處看考卷。甚得所。今想已爲辦畢。專心入闈。覬一獲售。以慰親心而已。我去年買得老牛集王氏竹林莊地。去鐵門四里。昨竟取得蟹黃佳土。明春決於此地安葬。以今年犯三煞。不可用也。汝家黑凹嶺山。我看來甚可用。但無錢辦此事。吳四爺雖許借給葬費。而未可信。將來仍須汝寄用耳。吾已將十一弟及馮兒夫婦葬于鐵門。便爲伊終身大了結。痛何可言。吾亦衰憊之甚。未知於世當有幾歲月。而此身應辦之事。未得了當者尙多也。今年就鍾山書院館。三月初當去。見都中諸相知。各爲道念。前日王孝廉有字來。欲至京謀塲後館地。我復以知交漸少。惟孫編修有好士之心。當爲作書。今思孫與王亦同年。不須我書也。而王所長乃今體詩。京師諸君所尙者考證耳。識其佳者殊少。汝可于孫編修及任禮曹處道達余意。此外寥寥。聽其自遇而已。餘此間備細。公車諸君。自能詳說之。茲不多及。

寄皖容閣四姑太太

百三十四

四妹覽。大康兒此刻到。接來信。具知近狀平安。我近亦平安也。恩兒豈能在人家做幕之人。來此間居。何益於彼絲豪。而彼在此。常常不在書院過夜。徒令吾爭悶氣耳。吾知伊有欠戒滿銀事。吾豈不願彼能在外尋錢清了此事。吾可不問邪。但此乃日從西出之事也。彼所用銀。吾只好爲之清還。已作字託雨畊叔姪爲之辦理。吾妹見雨畊亦可說及。想此外亦別無巧法。自家子姪下作。豈可爲轉怪他人之理。此皆吾與吾妹平日太好爭氣之過。故天令見此等事耳。譜兒喜事。叫九娘不要打會。我科一百金儘此辦事可也。修志事亦不甚費心。但吾欲令今年成功歸去。不知果能如此不耳。獻生近有信來不。尙能常寄日用接濟不。甚念甚念。萬事休道休念。努力念佛可耳。儀顯統此道候。不另。

四妹覽。我在此平安。家中想亦皆平安也。吾妹所要半截裙料紗綢。吾已爲買就寄來。可查收。今遣觀兒回家。吾須八月回家也。家中事爲衡兒敗壞。我若便一歸不出。恐媳婦供我。亦將不能。與其再覓書院。不若仍畱此處。我九月底仍來南京也。我家廳若是

更做。我依舊於屋內無住處。又要典屋。今不如不做廳。卻將做廳典屋之費。合爲五百金。此間賣去江浦田。不過六百金而已。計我回家自供食用。至少亦要千金。欲於此兩年內省減積聚四百金。湊田價帶回。自是更不出門。以待疾終而已。望與儀顓秦田共商之。惜翁字。

四妹覽。施二至。具審五哥與吾妹安好。爲慰。獻生陞員外。極可喜。其遺長子回家。極善。聞今年可以畢姻。尤可喜也。吾病甚而不死。此爲天幸。其詳細吾妹自己知之。現今兩骸輭弱。雖在房中行走。亦須扶杖乃穩。亦不能多行。飲食每頓飯盃滿一盃。尙未吃新鮮肉。鷄鴨所食不過六七片。夜間睡每不沈。或醒兩個更鼓。此最爲病後苦處。怕吃藥。今已停止。惟吃燕窩屑。每日一盃。卻甚佳也。江甯相好欲打會。留吾住此。其情甚可感。吾因其間有不妥處。業已辭之。但吾尙有經手未了之事。須待衡兒寄銀來。吾現在尙不耐道路之勞。須待十月。若十月尙不能行。則待明春暖矣。

惜翁遺囑

人生必死。況吾年八十五。死何憾哉。先君殯斂多薄。吾棺價不得過七十。綿不得過十

七斤。諸事稱此。喪事勿用鼓樂。相好來助事者。勿治酒食。便飯而已。上船只用應用職事。繁文無取。汝兄弟不可以財物之事而生芥蒂。無忘孝友。此八月初八日大病時所書

寄衡兒

吾大病後。今已全愈。但身體軟弱。每日吃飯。只能一盤。略加豬肉。鮮者尙不能吃。此時人稜迤東者固皆假矣。而高麗亦復不真。人情僞薄如此。吾故不敢服藥。而專服燕窩。燕窩易認。人稜難認也。今雉兒母及九奶奶皆病瘡。皆服馬亦軒之藥有效。不可不謂今時之高手矣。其人不受人銀幣之謝。汝但作書謝之。寄以食物可也。吾尙不能出門。恐十月不能歸去。更待明春暖矣。汝隨後寄銀皆至。但稱多不足。甘家一項。十月不可不還之也。汝努力做官。不可懈情耽酒。吾此後萬事不問。消搖自適而已。九月初六日。

惜抱軒尺牘終



49.7.82

0023-1

三星使書牘

每部二册大洋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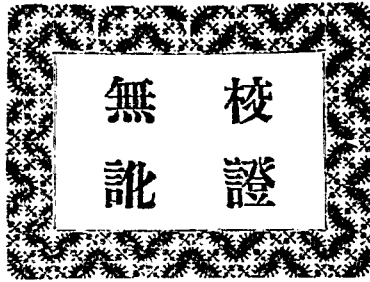
此書選錄湘陰郭筠先侍郎湘鄉曾惠敏公無錫薛叔耘中丞三公文集而成三公爲二十年前提倡新學鉅子其卓識宏力實今日之先導且三公俱曾出使歐洲洞悉中外禍變之亟與夫制禦之策往復辨難批卻導窾皆具詳於書牘中欲治國聞與研究二十年前之外交情狀者可於此問津焉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朔日印行

定價大洋三角



校證者 廣智書局社員

印刷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惜抱軒尺牘全一冊)

82

002885

13